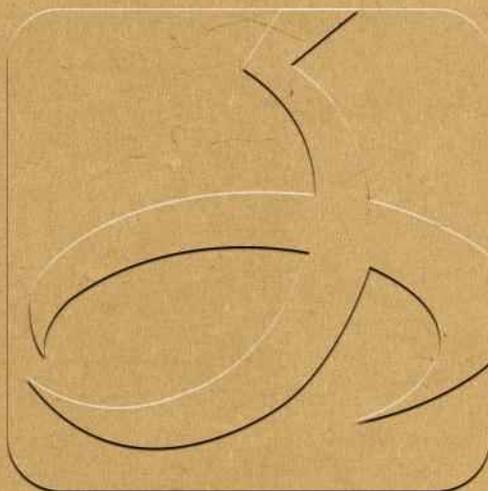


22.238
7772.1
=35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吳越世家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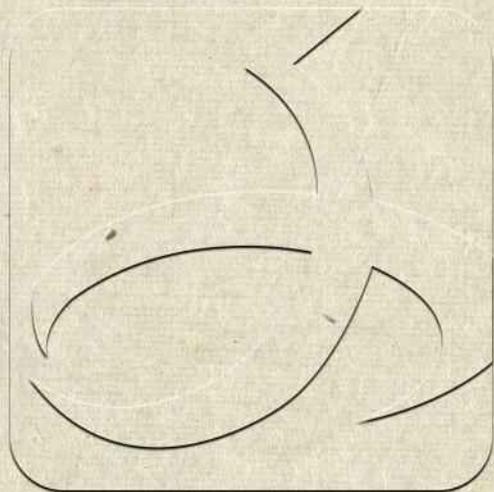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于田頔頔叛于吳楊行密會越兵
攻之頔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常蔽護之後頔將
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

歸五代史元瓘繆第五子也起家為鹽鐵發運巡官表授尚書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禪校許再思等為亂構宣州節度使田頔頔領兵奄至繆擊敗再思與頔通和頔要盟于繆繆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為吾為田氏之婿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唯大王之命由是就親于宣州吳越備史文穆王諱元瓘字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明寶武肅王第七子也母晉國昭懿太夫人陳氏唐光
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日有二日生於杭州之東院先
是有胡僧持一玉羊大可數寸光彩異常以獻武肅王
且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寧元年二月
授鹽鐵發運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元年八
月改授禮部尚書遙領邵州刺史九月壬子王祖妣秦
國太夫人水邱氏薨二年秋徐綰許再思構宣城觀察
使田頔同劇我壘頔敗率綰再思回宣州慮我師逐之
乃懇求質武肅王應選諸子不應命時王尚幼獨請行
莊穆夫人聞之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王曰亡身以紓
國家之難亦足以報劬勞耳雖死無恨乃再拜而出武
肅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門躡繩梯而下以赴頔營比及
宣城而頔叛於淮師淮師會我師以攻之頔每戰不勝
歸必求王將肆其毒頔母老且賢常加保護天祐元年
十月我師與淮人攻之甚急頔將出戰乃曰今日不勝
必殺錢郎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輩死不旋踵矣是日
果陷於宛水橋為亂兵所殺賊眾尚擾我師提頔首示
之賊眾遁散頔母遂奉王至我師衛而歸焉二年春正
月制授王檢
校右僕射
繆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

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

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繆乃出筮鑰數篋召元

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繆卒元瓘立五代史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尚

書左僕射內牙都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禦寇大著勳績

梁貞明四年夏繆大舉伐吳以元瓘為水戰諸軍都

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為火筏順

風揚灰以岔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

彥章并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

通好于繆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

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

繆自為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及繆

為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疏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繆

既年高欲立嗣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于元瓘及繆病

篤召將吏謂之曰余病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為爾帥

與爾輩決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

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繆曰此渠定堪

否曰眾等願奉賢帥即出符鑰數篋于前謂元瓘曰三
軍言爾可奉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吳越備史三年
春二月勅遣閭門通事舍人李韞授王鎮海鎮東等軍
節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二
百戶初武肅王將屬王以冢嗣乃命諸子有功者數人
謂曰爾無隱情各言爾功以定厥後王兄中吳軍節度
使元瓘王弟清海軍節度使元壽寧國軍節度使傳璟
泊諸公子等皆上言王功德高茂是宜為副故以兩鎮
屬焉及武肅寢疾一日命出玉帶五賜王兄弟命王先
擇之乃取其狹小者武肅大悅謂王曰吾有汝瞑目無
恨矣長興三年春三月己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肅
王薨王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勸以粥夏四月己未
王即位悉用藩服之儀從治命也赦境內一應荒絕田
產尚隸租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賚有差又一日武肅
王寢疾召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劣誰可為帥
者諸將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武肅乃出
印鑰授王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
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王與兄弟同幄行喪內衙指揮
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暮旦趨謁當與公
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王居之禁諸公子從者

無得妄入武肅未薨時仁章常以事犯王至是王勞之
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令公猶
事先王也王嘉之王以命去殊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
絕者租稅王於兄弟甚厚兄元瓘自蘇州入見王以家
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弟居之是兄
賜之也元瓘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當恭守霸
業自為爾重王因相與泣倚覺寮雜襲封吳越國王
記錢元瓘據浙浙人以一貫為一千襲封吳越國王
玉册金印皆如鏐故事五代史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
侍郎張文寶授兼尚書令清泰初封吳王二年封越王
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
元帥為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七月進封兩浙節度使錢
元瓘為吳王吳越備史長興四年三月勅遣將作監
李鐸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彥珣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正員秋七月勅遣郎中張絢授王中書令進封為吳王
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改元大赦勅遣鞍轡庫使王延
綽來宣教仍賜王國信尋又遣散騎常侍孔昭序駕部
員外郎張縉册封王為吳越王五代會要唐應順元

年正月進封兩浙節度使錢元瓘為吳越王 吳越備
 史六月勅遣給事中張延雍兵部員外郎馬義册封王
 為吳越王清泰三年春正月勅遣禮部尚書李懌戶部
 郎中姚遐賚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十二月勅授
 王天下兵馬副元帥天福二年夏四月勅遣禮部尚書
 程遜兵部員外郎章榘封王為吳越國王仍賜兵馬副
 元帥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國之儀一如同光故事仍赦
 境內今年租稅之半三年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崧字
 吉甫閩人也祖輅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溪縣令
 崧初生時有大蛇墜牀前引首視之久而方去既七日
 將浴忽大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主
 禮闈凡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渝濫尤眾昭宗御武德殿
 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郎馮渥親覆試凡落十人是日
 崧再以章奏捷尋歸寧遂由淮甸淮帥辟之不就遂歸
 武肅歷鎮海軍掌書記授浙西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
 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崧所出莊宗即
 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祚脩短崧曰觀此號為國不
 成止一日耳文穆王襲位置擇能院以選士俾崧主之
 國建拜崧丞相終年七十六謚文獻 五代會要天福
 二年加錢元瓘天下元帥吳越國王 通鑑考異實錄

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為加恩
 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於海廢朝贈官 吳越備
 史冬十一月勅遣尚書左丞王延司門郎中張守素賚
 捧吳越王玉册及沿身法物等至册曰維天福三年歲
 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皇帝若曰王者握圖
 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必苴茅而錫壤乃樹藩
 屏式獎忠勲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薄德敢忽彛章
 况夫奠南服之奧區鎮東甌之重地懋績雖高於列土
 殊榮未繼於肯堂得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紀
 代天之業特頒鏤玉之交乃擇吉辰爰敷盛事咨爾興
 邦保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東等軍節
 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鹽鐵制置發運營
 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
 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
 封一千五百戶錢元瓘嶽靈稟粹天象儲精蘊文武之
 兼材受乾坤之間氣既寵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畧於
 平兇用奇兵而制變祇嗣基構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氣
 銷聲海嶠之波澄浪息而况興我昌運竭乃宏猷懋
 庸而忠貫韓壇奉玉帛而誠先禹貢語尊獎則獨標大
 節顧崇封則未稱鴻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文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上卷七十三

四

當南斗之分地志控勾踐之都眷茲舊封允屬全德是用異車服於羣后盛簡册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錫九天之寶瑞表予嘉命纘乃舊邦大振家聲夾輔王室今遣散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延副使中散大夫尚書司門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册爾為吳越國王於戲服袞衣而佩元玉位壓於諸侯駕戎輅而握兵符名尊於九伐馭貴之重象賢之榮爾其祗荷天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孚於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四年二月偽齊徐知誥改姓李更名昇僭稱大唐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為安吉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遂為神福家奴徐温常造神福家見而異之求為養子至是乃隱本族而冒徐姓焉後嘗致書於我以毘陵求易吳興仍引祊田為說則本潘氏明矣八月戊申建世子府于城北是月勅遣刑部尚書李懌禮部郎中崔鈞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賜御服紅羅真珠戰袍金鎖甲各一副

王延政自立于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咸淳臨安志吳越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正顯薛公墓在靈石山塚前

生紫藤遍繞三峯之上其後三世孫昂攻之逾年大敗仕國朝至尚書左丞葬天竺山妙法院

而歸吳越備史五年春二月甲辰温州刺史王子宏僎卒已酉閩王曦擊其弟王延政於建州遂僭大殷皇帝王命內衙統軍使仰詮都監使薛萬忠帥師伐建州三月壬申勅遣右諫議大夫高延賞兵部郎中李元龜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五月四星聚斗

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五代史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燄皆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年五十五歲謚曰文穆元瓘幼聰敏長于撫馭臨戎十五年決事神速為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于其父故有回祿之災焉元

權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錦樓集浙中人士
皆傳之子佐為嗣五代會要謚文穆故天下兵馬都
元帥吳越王錢元瓘初所司謚曰壯穆勅改謚曰文穆
吏部郎中盧僎册授王守尚書令秋七月甲戌麗春院
火延于內城王遷居瑤臺院是月閩王曦稱大閩皇帝
八月辛亥王薨于瑤臺院之綵雲堂年五十五在位十
年勅贈太師謚曰文穆仍詔宰相和凝撰神道碑七年
王寅二月癸卯葬于國城龍山之南原王志量恢廓識
度宏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心未嘗
有懈武肅性既嚴每召即時須至或巾帶於步驟間
乃置濶袴大襪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填委
皆躬親批署手為胼胝復置粉盤于臥榻之首夜有所
犯者輒死王皆力救之所獲宥者甚眾嘗出師於平
望時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皆暴露我獨
何避竟不許及纘嗣之後示以明恕人情翕然內衙指
揮使陸仁章劉仁杞等早備武肅王爪牙以性剛復為
眾所惡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同列者皆率諸軍於國
門請王戮之王命姪仁俊諭之曰仁章等事先王有年

矣今求舊念功方當旌賞汝等遂以私憾使我戮之我
安可為下報怨也苟不聽命我當歸臨安以避賢路眾
皆退懼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湖州刺史中外有以
封章相構者皆畱中不下積而毀之王舅陳氏每加厚
賜而未嘗遷職恭穆夫人之弟馬充嘗以使役求免王
廷責之遂下獄尋黜於剡溪其餘遵守治命保慎名器
烈祖之風為不泯矣和凝吳越文穆王錢元瓘碑大
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脩道宮於割錦之坊創
佛寺于布金之下闕拱極之誠益至勤王之節不渝闕
制吳越國王授闕融風忽扇烈焔俄烘駭愕既多虛羸
遂甚闕乙卯朔十九日癸酉備鹵簿闕手擊魯字
嘉祥腸遶吳門復彰吉夢先二年薨有子十三人闕
鷓 非法之言未嘗出口咸推宿習共仰
疾 實興門之良嗣乃以構履之全材闕共傷羸 楚弃
闕 郭汾陽之將佐皆是公侯蕭丞相之宗親咸從軍旅
同心 力闕居市無易肆朝廷喜其嗣襲尋 渥恩便
封列士之王用獎克家之子制授宏佐起復鎮軍大將
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管內觀察處置
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

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二千戶仍賜保邦宣
化忠正功臣次年又千戶食實封三千戶仍

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長子宏傑溫州靜海軍
使先一年卒次日宏傑東府安撫都指揮使

馬諸軍都監 次日宏傑先 檢校司徒次日
年薨次日宏傑內諸軍

宏傑內諸軍左都知兵馬使檢校司空次日宏億衙內諸軍
內諸軍右都知兵馬使檢校司空次日宏億衙內諸軍

左右 都 瑤山並秀珠樹相輝學禮 宏傑宏 詩
為國披緇擊劔盡富韜鈴姜被同歡田荆永茂次日曰

休尚著於闕王惠洽三吳威加百越 則同 士燮
遠則方勾踐闔廬服太叔之丸言師宣尼之四教十朝

三紀光華擇吉日以宣恩選名臣而將 戶部侍郎張文寶吏
部郎中張絢為守中書令使甲午歲命 事中張延兵

部員外郎馬義為册封吳王使乙未歲命右常侍孔昭

序駕部員外郎張 為册封越王使丙申歲命禮部尚
書兼太常卿李 金印使

戊戌歲命禮部尚書兼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悅
充吳越國王官告使己亥歲命尚書右丞 司門郎

中張守素充吳越國王册禮使庚子歲命刑部尚書李
懌膳部郎中薛鈞充天下兵馬

元帥 尚書令官告使壬寅歲命太子賓客聶言 吏
部郎中盧 為尚書令册禮使議者以王三端迴著五

福俱全且夫體物緣情 思逸 六角扇羲之

讓美五朶雲韋陟慙工褒之者入雲霓挫之者墜泥滓
孰不避王之筆端乎勇可抉門力能扛鼎燧象燧牛之

智屢有成功添竈滅竈之謀累聞破敵射穿躡甲彈落
翔 水斬蛟 孰不避王之劍端乎智周物表 錫陸斷犀兕

悅豫以使人善撫循而感物剛柔有節 規通白
虎之羣書 碧雞之秀 孰不避王之舌端乎爰自妙

齡至於 齒 可 下之馨香已播人間之榮樂實
必昇至

多雖未及船背雞膚亦已見霜髯雪鬢豈不日壽乎
千乘之邦食萬鍾之祿明珠大貝輻湊一邦霧縠冰紈
雲宮合帑龍猛之金山頓小齊奴之秀神清凝脂點
於漆飲五斗而未醉食方丈而無餘鄙西蜀之相如常
消渴笑南朝之沈約每苦清羸明韻豐肌若瓠豈
不曰康寧乎於放麕隱鹿每積陰功孤常於人訥
於言而敏於行德乎疾疢雖加襟懷不撓而得所豈不
惠豈不曰攸好德乎疾疢雖加襟懷不撓而得所豈不
散念急景之難停啟手足而保全傳不撓而得所豈不
日考終命乎有是衆美夫何恨焉臣素絲綸俾銘琬玉
藁方愧弼諧之績又虧紀述之能絲綸俾銘琬玉
辭讓不獲漏畧斯多雖文過江南不及韓陵之石而恩
深浙右必同峴嶺之碑仰副聖慈謹為銘曰雲起龍驤
化為侯王鴻鸞鳳翳立鷹揚凜然勁氣卓爾雄鎡大
名之後五世其昌武肅開基奄有吳越恩洽百城名馳
雙闕既委招懷復專征伐燾土苴芽乘麾仗鉞尙父弃
代元帥承家傳榮襲奕葉重葩有典有則去甚去奢
盛名烜赫事望光華譚藪縱橫詞泉浩渺曹植思遲崔
儵書少月夕花朝猿岩鴈沼筆落彩牋風清綠篠神傳

射訣天富兵鈐龜文月角燕領虬髯威能伏獸名可愈
疴撫衆以惠待士持謙事必有恒政皆求理扶弱遏強
先人後已但見偃風莫聞狎水阜康蒸黎廓清邊鄙量
陂素廣德岳彌高禮延耆舊令肅權豪庭趨忠烈府集
英髦講論韜畧獎勸助勞自再稱藩益勤述職虔布詔
命動遵楷式每陳貢輸常踰萬億表率方隅匡扶社稷
功庸罕對渥澤無倫禮優伯舅位極人臣鎔金鏤玉龜
紐龍綸永言當代莫繼芳塵禁暴戢兵取威定霸方賴
控臨忽聞薨謝雲慘長空星沈永夜號慟軍民涕泗華
夏初聞訃奏尋輟視朝深嗟且爽不及松喬倍加贈襚
久罷簫韶君臣分至水陸程遙間傑淪亡英賢繼襲擗
踴悲摧無所迨及益務撫循加之周給人情既安兵威
自戢一方肅靜三世輝榮朝宗事大誓志傾城欲光宗
世盛功崇文經武緯述之莫窮言之無愧庶幾乎萬歲
德盛功崇文經武緯述之莫窮言之無愧庶幾乎萬歲
千秋人見之而墮淚咸淳臨安志吳越孝懿世子墓
在天竺子佐立
前山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位五代史佐字元祐元瓘薨遂襲其
東都事畧錢俶字文德臨安

五代史卷之七十五 吳越世家 八

人也名上字犯宣祖諱止稱俶祖曰鏐因唐末黃巢之亂據有吳越之地昭宗授以杭越節制封彭城王梁唐封爲吳越國王謚曰武肅父元瓘謚曰文穆王子佐嗣文獻通考吳越王錢宏佐年十四卽位文穆子程史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識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吳越備史忠獻王諱宏佐字元祐文穆王第六子也母曰吳越國仁惠夫人許氏王以天成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巳巳生于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居監撫也文穆王治其府于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會王以采戲于青史樓遽謂王曰君王方爲我營府署今與爾賭之比及四擲而王遂得六赤孝獻失色從容曰五哥入府佐當將印之命因再拜孝獻竟怒擲骰盆於樓下俄而孝獻薨王授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天福六年秋八月諸將請誅內衙指揮使戴惲惲乃王庶兄宏侑之親惲謀立宏侑故請誅之免宏侑爲庶人復姓孫氏更名本罪異志也是月王以遺命承制授兩軍節度使九月庚申王卽位于僊居堂赦境內外班賚有差及租稅等丞相曹仲達攝政事是月辛未王遷于思政堂命境內給復一年諸關梁禁制悉從除減又命田

園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十一月金陵來祭我先王是月勅授王起復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于戶仍賜保邦宣化忠正功臣七年二月癸卯勅葬先王於龍山之南原三月乙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廣陵郡王王世父元璩殂子文奉嗣元璩字德輝武肅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沂王府咨議參軍宣武節度判官累遷散騎常侍賜金紫尋屬軍旅事乃改授馬軍廳事指揮使天復二年徐綰叛顧全武請王子之邗溝武肅以淮帥常請結姻好乃遣元璩微服爲全武僕而去比及望亭有逆旅媼輒識之至潤州安仁義亦知其非邗溝指陳逆順之理淮帥爲之動容嘆曰生子當如錢郎吾之子純犬耳卽遣使命類還軍廣陵尋逆婦而歸後累征縉雲新定皆有功授邵州刺史尋征吳興高澧及攻東州復授睦州刺史尋遷蘇州刺史累勅授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蘇常潤等州團練使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書令在郡三十年性儉約而恭靖嫻習弓馬文穆王卽位以王兄尤加禮遇因元璩來覲爲酒

授璒曰今日之事宜兄當之俾予小子至是實兄推戴
之力璒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立能君臣之
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勅封廣陵郡
王封不及授宣命于樞前終年五十六葬以王禮謚曰
宣義 吳越備史壬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戶仍改賜保
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秋七月王以內衙指揮使章德
安李文慶為內衙左右都監使冬十月丙辰丞相關璠
胡進思為內衙左右統軍使八年二月丙辰丞相皮光
業卒光業字文通世為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為蘇州
軍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
以其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命入貢京
師梁後主特賜進士及第仍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內供
奉賜金紫貞明中淮人來求好命光業聘之及還贈錢
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
賈豎也乃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梁主選武肅子傳
珍為駙馬都尉命光業如京師及回至靖海光業舅氏
滕文規為山陰令日暝遽見黃衣吏報曰皮補闕今日
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兼兩浙觀察使文穆
卽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旅遊會稽有神降于里巷光
業往視之神遂不語及去衆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

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當見之至是果驗
國建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其所定光業美風儀善談
論人以爲神仙終年 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
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于明州李文慶于睦州殺

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關璠由是國中皆畏恐 吳越備

月王貶內衙都監使章德安于處州李文慶于睦州冬
十月勅遣使授吳越國王玉册册曰惟天福八年歲次
癸卯將十月丙午朔越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
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
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勳時推令器
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天朝藩籬東夏宜
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于輿論咨爾
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
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
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
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
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宏佐爲時之瑞

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
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勲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
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士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
德代有其人荷堂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
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奕世之
賢黻冕輅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為異數允屬真王今遣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王玖副使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為吳越國
王於戲周寵元臣賜履錫命漢崇異姓裂土封王指河
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當考前文勿
忘必復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窗小牘頃從臨安見石晉授文穆王正月册文曰惟天
八年云云吳越備史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
鼎卒鼎字渙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村初
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為詩云雪消
二月江湖潤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為無隱必有
貴子鼎初謁武肅以為觀察押衙尋為文穆王幕府
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復密薦之武肅王
曰我觀林鼎骨法真輔相器然我不貴者欲汝貴之庶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吳越世家

其盡心於汝也文穆襲國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
鼎性讜正而強記能書歐虞法比及中年夜讀書必達
曙所聚圖書悉由手抄其殘編蠹簡亦手綴之無所厭
倦國建乃掌教令尋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極
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及
師行果不利著文集行於世終年五十四謚曰貞獻開
運二年冬十月勅遣太子賓客羅周岳右庶子王延濟
册王守太尉是月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內衙都指揮使
明州刺史闕璠庶人孫本錫死貶都統使王兄仁俊本
府安置杜昭達闕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金寶交結
二人薦於王昭悅得侍左右愛特踰於舊將璠不能平
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入皆惡之王亦惡之於是
璠謂進思曰出我命既而復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
何為不行乃各受命既而復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
兄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
下獄煅鍊成之誅昭達與璠幽仁俊于東府昭悅收仁
俊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
屈王嘉之擢為國官三年三月勅授王東南面兵馬都
元帥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推誠匡運忠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吳越世家

亮威德 功臣 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
 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
 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于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
 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
 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
 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
 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
 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 吳越備史冬十月金陵
 遣將徐仁宴李延諤等求救于王李宏義本名達殺卓
 儼明而歸欵于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
 宏義既而遣偽兵部侍郎陳覺使于宏義覺還及建州
 又遣侍衛官顧忠以金陵偽勅使之入覲宏義以其初

不宣命至是方以書至不從覺乃與監軍使馮延魯自
 建州興師皆金陵之志也是月王命統軍使張筠趙承
 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時福州乞師於王王
 召諸將議行諸將吏皆曰道路險遠難以師救內衙都
 監使水邱昭券以爲當救王曰唇亡齒寒吾爲天下元
 帥會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但樂飽食安坐耶命
 水邱昭券等率師救之時王召左右議鑄錢以益將士
 德昭遣筠等率師救之時王召左右議鑄錢以益將士
 祿賜王弟宏億諫曰鑄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
 入隣國一也可用於吾國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
 百貨不通二也綱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鎗釜野有
 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
 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
 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遠復七也錢者國
 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乃止 十國紀年晉開運三
 年忠獻王宏佐議鑄鐵錢衙內都虞候宏億上疏以爲
 不可王從之 吳越備史是行也宿衛衣錦軍武肅王
 廟庭者聞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於閩淮
 人視王師周遍郊野人皆丈餘蓋靈助也四年三月庚
 寅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出鎮丹邱戊戌王遣將余安率

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使楊匡業蔡遇
等偽東南面行營都統王建封等走之擒戮裨將孟堅
等并餘黨二萬餘眾器械數十萬李宏義歸附於我
名孺贊初忠懿王之治閩城壘篋皆有錢文曰此城終
歸錢氏忠懿頗惡之因命剗去而錢文愈明又謠曰風
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至是皆驗是行也歸
罪于陳覺馮延魯謂其專命而行也金陵始以覺為東
南面招討使延魯為監軍及其敗績反以專命為罪以
贖恥一何偷哉為君而偷復歸罪於下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夏四月李孺贊遣弟孺賓來請入覲從之五月我
師凱旋王饗將帥于光册堂賞賚有差是月勅授王諸
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資
忠緯武恭懿翊戴功臣是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王
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五
史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王仍篆玉
為册以賜之前代玉册册夷王有之偽梁時欲厚于鏐
首為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時
以建安為淮寇所攻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

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
琛畫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
士凡七年境內豐阜祖父三世皆為元帥時以為榮漢
初以疾卒于位謚曰忠獻佐幼好書性温恭能為五七
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
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
廷降吏則去其偽官或與會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齷
齷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
廣故朝廷寵之為羣藩之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
務乃以其弟儉襲位吳越備史六月乙卯王薨于咸
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勅謚曰忠獻八月勅葬
于龍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温
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能
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承德家火府邇內
城命親援之王登樓而望有伺便攘竊者亟命斬之眾
因悉力火遂滅淮人之攻聞也李孺贊來求援諸將議
將不從王因集而詢之果同其說王變色曰唇亡齒寒
春秋明義吾為天下元帥執大兵柄豈不能恤隣難乎
諸將躍馬肉食不能為我身先耶有異議者斬之及大
舉遣將誓師辭令明肅眾皆踴躍承命既而果成大功

開運中將益車徒乃下命募軍中及民間子弟而踰時
無應者乃命大糾之令曰糾而得之者糧賜皆蠲半翼
日投書者兩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有獻嘉
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
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弟倬立
復其境內租稅三年

倬字文德佐卒弟侗以次立初元瓘質于宣州以胡進
思戴憚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
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侗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
平侗大閱兵于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侗
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
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侗以詩題圖上進思見
之大悟知侗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侗囚于義和院

五代

吏侗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
難制及代佐為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
將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侗漢祖入汴之
歲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侗闔戶以
拒之左右與之格鬪盡為進思所殺遂遷侗于別館以
甲士援送幽于衣錦軍立侗異母弟倬為帥其年夏四
月進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為陰靈之誅逆也
吳越備史忠遜王諱宏侗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
母弟也起家內衙指揮使檢校司空開運元年冬十一
月出為東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丞相吳程知福
州六月丙寅即位于天冊堂十二月命丞相吳程知福
州等以內衙兵遷王于義和院諸將校率眾迎今大
元帥即位焉自忠獻王時諸將校驕慢雖旋加誅殛而
在位者皆優饒遇之及王繼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
吏三人而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
每有僭越必顯責讓進思憂懼不自安屬內衙指揮使
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邱昭券昭券以
進思黨盛難制請於王且容之王猶豫未決承訓懼反
以謀告進思遂亂率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

因惶駭人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
粹得風疾傳位于倣因帥諸將迎今大元帥於私第且
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下不拜曰俟見新君
進思等亟出襄簾德昭乃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元帥
元帥曰若全吾兄乃敢受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承之
元帥始視事於是進思殺水邱昭券進思妻曰他人可
殺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殺之初遜王將即位近侍陳
禹嘗夢以金鈔鑼承日輪加王之項而手持二環未幾
墜地既而以夢語人曰汝主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
環不過二十旬耳及即位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
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識且懼不就宿謀於匠者別鑄一
以爲備翼日以所授金鑄之遜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
宿鑄者獻之至是皆驗其非後廢王薨請謚曰忠遜以
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通鑑內牙統軍使胡進思
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宏侗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
進思有所謀議宏侗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
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十斤宏
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侗曰然
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侗曰公何能知
其詳進思踉蹌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

五十七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以宏侗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
孺贊歸福州及孺贊叛宏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迎
倣立之五代史倣元瓊之子侗之異母弟也侗既爲軍
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也東都事畧佐卒以弟
侗繼侗爲牙校胡進思所廢倣時鎮浙東遂渡江襲位
國恭懿太夫人吳氏王以天德文穆王第九子也母吳越
五日生于功臣堂天福四年十二月承制授內衙諸軍
指揮使檢校司空忠獻王累授王特進檢校太尉開運
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鎮丹邱即台州也下車數月有僧
德詔語王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歸國城不然將不
利矣王大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狀識者異之冬十二月
是日大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狀識者異之冬十二月
內衙統軍使胡進思及率中外軍庶奉迎王于南邸
時王見府僚將校於帥府之外簾謙讓者三諸將校以
王素有德望俯伏稱賀即日王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
檢校太尉兼侍中蒞遷侗于東府家王故事先臣初爲
事于元帥府之南序

五十七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王宗始嗣立而宿將胡思進怙權亂政宗不能容形於
色言且欲殺之思進乃逼廢王而以兵迎立先臣時晉
開運四年十二月晦也先臣乙夜至府置具與思進約
曰能全吾兄則敢承命不然者請避賢路思進曰諾先
臣始視事於是遷宗於越其後思進違約曰請害宗先
臣警說百端思進之請益固先臣察其必有它變乃先
遣親將薛溫者往越為宗守衛宗且誠曰是行也委爾
保全廢王事無大小皆非吾意當死扞之溫既行果思
進夜使二卒持刃踰垣而入宗第宗聞寢戶以拒之求
救之聲聞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廷中及思進之
死宗獲無恙開寶中始以疾終吳越備史乾祐元年
春正月辛亥朔漢主南郊大赦改元是月乙卯王即位
于天寵堂赦境內租稅班賚有差天寵堂即忠獻王建
重建于廢王不克遷王乃至是而始臨位焉自前年季
冬浹于正旦陰晦彌月是日雲物澄霽中外人情胥悅
王戊遣將兵奉廢王于衣錦軍三月勅遣中外人張
誼來歸忠獻王贈丙寅內衛統軍使胡進思請誅廢王
王不許於是進思憂懼而卒先是王遣都頭薛溫領親
兵保衛廢王且戒之曰爾等小心衛護吾兄若有異事
當死拒之至是進思請誅不遂乃詐以王命令薛溫害

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決不敢妄發也進思乃
夜遣二賊踰垣而入欲刺廢王廢王闔戶大呼薛溫聞
之率眾而入夜二鼓斃二賊于中庭至是進思聞二賊
死憂懼不二日發疽而死龔茂良湖州靈昌廟記公
諱進思字克開家於雲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歲
能讀書七歲知為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毅然棄其業
學劍稍結豪賢知畧邁眾膂力過人從錢武穆王鏐軍
中累功拜內衛統軍使兵部尚書左丞長興三年武肅
王卒子文穆王襲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忠獻
王卒弟宗襲位宗暴戾荒淫公數以直陳見疎懼禍及
已乃廢宗迎其弟俶立之是為忠懿王公嘆曰位將相
困偏方此為恨耳老不即去吾族赤矣遂謝病不出王
數至第強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悉渡江散
處台寧間公次子慶因度奉化重公嶺得石樓蓬島之
勝始定家焉公請告歸霽川躬率子弟力稼穡暇則教
以經史騎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織率內家底饒裕賑鄉
里貧乏及喪葬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
爭訟化奸頑禮俗相讓既又以錢氏自相圖位內難將
作不得已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
而殞長子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

立祠祀之祠成鄰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幾死公子
 慶再拜得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
 遇水旱疾疫禱之如響宣和間睦寇方臘起上命童貫
 為浙江淮南宣撫討之裨將楊可世便道取疾駐兵祠
 下是夜夢神告曰我當贊公一戰且謁祠下乃夢中所
 見神也兵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導大敗賊兵擒臘
 而歸因奏其績于朝敕廟額曰靈昌淳熙中父老復
 請敕賜靈昌廟夫人杜氏贈邢國夫人官為祀之俶
 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册金印五代史其年八月
 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馬都元帥
 會要晉天福六年十二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俶為吳
 越國王又漢二年十一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俶為吳
 吳氏為順德夫人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死有謚
 近梁朝賜張全義妻儲氏為賢懿夫人又改莊惠蓋當
 時特恩非舊典也三年十二月追封故順德太夫人吳
 氏為恭懿夫人其年八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俶為嗣
 吳越國王東都事畧漢授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錫
 以金印玉册仍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至周以天下兵馬

都元帥處之 吳越備史二年三月勅授王東南面兵
 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
 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
 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匡聖廣運同德保定
 功臣冬十月勅遣散騎常侍張煦等持節備禮册王為
 吳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法物等册曰惟乾祐二年歲
 次己酉十月庚午朔越十九日戊子皇帝若曰我先帝
 承有晉崩離之後醜類充斥毒螫中夏是用順天致罰
 大拯黎元太阿一揮羣兇宵遁享萬靈于無主解兆庶
 之倒懸較定世勲以吳越居右伊朕躬躬虔奉先訓嗣
 位之始即疇懋功前命為元帥按地圖授武節東南之
 境得行征伐命册為真王駕大輅執桓圭牛斗之鄉盡
 荒上宇詢于有位僉曰克諧咨爾匡聖廣運同德保定
 功臣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
 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
 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錢宏俶
 象緯炳靈公王襲慶橫江負海者三千里開國承家者
 六十年而能望辰極以駿奔奉天朝之師律充庭納貢

則外府告盈下瀨宣威則前茅獻捷忠信著于羣后禮
讓行于一方故元冕九章為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輪駟
馬為王之馭昭其器也而又三吳百越列土分疆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恢祖禰之令圖實典禮之鉅著勸夫忠
孝以御邦家今遣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張煦右補闕崔頌持節備禮册爾為吳越國
王於戲品秩甚尊名數尤重肅廣庭而備物揀吉日以
覃恩爾其恪共厥位事大以敬用教民順馭眾以惠用
教民義居敬而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爵匡我堯緒
以守舊邦書曰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爵匡我堯緒
永為漢藩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福祿無窮貽厥百世汝
往欽哉對揚休命三年春二月金陵以偽永安軍節度
使查文徽取福州遣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雷從効
率兵犯我無諸王命指揮使潘審燔率師禦之遂生擒
查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斬馘萬計陳
誨雷從効等走之初福人告文徽曰吳越兵已棄城去
請公為帥文徽信之乃遣陳誨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
以步騎繼至城下閩州刺史吳誠詐遣兵數百出迎文
徽誨諫曰閩人多詐未可圖也宜立寨徐圖之文徽
曰疑則生變不若乘機據其城乃引兵徑進誨整眾鳴

鼓還于江涓吳誠與潘審燔等勒兵擊賊大敗之遂執
文徽等士卒戰溺死者一萬餘人陳誨等率親部而遁
是月甲午丞相中書令鄭國公杜建徽卒建徽字延光
新登縣人祖仲明不仕累贈水部員外郎父稜贊忠去
僞功臣兩浙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副使常潤二州刺
史初八都建稜率鄉黨以武安為號時武肅王輔董庶
人起石鏡鎮旋平劉漢宏功業寢盛稜謂諸子曰吾每
責人不過十罰則為之傷心而觀錢公每有斬決皆談
笑自若成大事者是人也當事之必貴吾族稜遂歸于
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適東陽命稜率師討平之及武肅
王以宣州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前後左右皆無賴稜
常患之乃密疏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將士終非大王
所畜願以土人代之王弗聽及徐縮叛命使祭之旌其
先塘子建徽墓在縣西十里袁村吳越備史建徽即
稜子也少強勇不與諸弟類嘗于山莊構小茅齋輒私
署軍州押衙紀于棟鄉里見焉驚因聞于稜稜亦加責
徽對曰大丈夫何止一軍事押衙耶始從軍無事人之
志及稜歸武肅王乃從父命而盡心于我稜在常州為

淮人所逼徽馳赴父難不及境而城已拔徽乃率所部
還新登及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尤稱之徽累
征伐皆單衣入陣賊衆無不披靡所至輒立大功軍中
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庶人被射中肩徽亦能軍開
平中與武肅王弟鐸率師救姑蘇與敵遇因逼河河梁
上斷乃鞭馬徑渡及岸馬蹶遂瘞之號曰馬塚至今存
焉徐綰之叛徽馳自新登以本部赴難因命守禦時賊
將聚木楚北門徽使持火鉤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
賊計遂罷時有勸王東保會稽者徽按劍曰事苟不濟
當同死于此必東渡亦會稽于賊耳武肅王納之睦州
陳詢之貳我也王以徽為詢姻姬頗疑之乃使馬綽伺
其意徽曰陳氏負恩背義自貽覆族之禍徽既姻姬義
當見疑然累書以諭之皇天后土苟或鑒照則拔城獲
書方明徽心耳俄有睦州廳吏來降持徽所遺書至武
肅王嘉嘆久之賜徽錢一百萬徽兄建思嘗譖徽于武
肅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為異圖王使人閱之徽方食使
者強抵徽臥內徽但食不顧使者聞之武肅王感悟益
加殊待及構第于城南王親與規畫徽性儉率出入導
從不過數人凡財物多散鄉里親族武肅王每會王人
必指之曰此杜丞相今日塵黍多其力也忠獻王時其

孫昭達為內衙都監使盛治第宅強徽觀之曰乳臭兒
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及春秋高尚能騎射嘗
從擊毬于廣場興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
之徽為詩自敘曰中劍斫耳缺被箭射髀過為將須有
膽有膽即無價初稜將亡散家財與諸子惟徽但受一
笏稜曰此吾歷任所乘者惟汝能傳之徽歷官自武安
都將國子祭酒至涇源昭化等軍節度使累官吳越國
丞相兼中書令封郡國公皆自國初至忠獻王以來奏
授也凡子弟孫姪多連姻公室朱紫車馬充溢門庭有
國以來莫比其盛卒年八十八謚曰威烈三月勅授王
守尚書令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夏四月王以查
文徽等獻于五廟國人為之聳觀先是征伐來擒獲雖
衆而獻俘之禮至是方備冬十月王歸查文徽于金陵
廣順二年春二月制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二千
戶實封五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顯
德二年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周授
錢俶天下兵馬元帥勅古之王者啟邦經野分職設官
疇建殊庸懋昭大德我有重臣世膺王爵雖任一方之
帥未超極品之榮漢法非劉不王唐制元帥為重茲維
大任寧授非人用錫名藩永扶昌運咨爾檢校太師守

尚書令上柱國吳越國王錢宏俶乾坤間氣海嶽孕靈
爲民物之綱維實朝廷之藩屏承宗保國奕世美堂構
之賢治亂持危四方推英豪之主梯航時登乎丹陛兵
革靡及乎蒼生才足以尊主而庇民德足以移風而易
俗肆歸建極不替忱誠有齊桓尊周之心而忠義式踰
乎齊有晉悼駕楚之畧而功名不忝于晉建之都督則
百辟允諧使之元戎則三軍用命表海受一方之寄真
王啟萬戶之封匪爾令名曷兼衆職爾其不墜善始永
圖令終承我履言毋忝厥位可特授天下兵馬都元帥
餘如故承錢俶建黃妃塔碑記敬天脩德人所當行矧
仰瞿曇氏慈忍力所沾既邪凡于萬幾之暇口不輟誦
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之典者蓋有深旨焉諸宮監
尊禮佛螺髻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瑤具
創窳堵波于西湖之許以奉安之規樞宏麗極所未見
極所未聞宮監宏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爰以事
力未充姑從七級梯旻初志未滿爲憐計甄灰土木油
錢瓦石與夫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緡錢六百萬視會
稽之應天塔所謂許元度者出沒人間凡三世然後圓
滿願心宮監等合力于彈指頃幻出瑤坊信多寶如來

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顧元度有所不逮塔成之日又鐫
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眞成不思議劫數大精進幢于是
合十指爪以贊嘆之塔曰黃妃云世宗征淮南詔俶攻
吳越國王俶拜手謹書于經之尾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
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
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于俶請舉兵以
應俶相國吳程遠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
未渡淮與程爭于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
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
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
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

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
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
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
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
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睦還世宗
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牛馬吳越備史冬十月乙丑朔
勅遣司空李穀率師伐金陵十二月王遣使入貢勅王
出兵會擊金陵是月王師渡淮三年春正月車駕東征
詔王以國兵分路進討二月王師入淮南靜海軍制置
使姚彥洪率家屬軍士戶口等一萬餘人奔于我是月
王命丞相吳程前衢州刺史鮑脩讓等攻毘陵命指揮
使路彥銖等伐宣州命都指揮使羅晟等督水師次于
江陰應王師也既而殿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沿身衣
冠法物三月我師克常州生擒刺史趙仁澤偏將諸承

向重霸等一百餘人遂班師時營田副使陳滿言于丞
相吳程曰周師南征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吳程
如其言請王從之丞相元德昭止曰唐大國未可輕舉
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慮乎吳程固爭王遂
遣程取常州陸游南唐書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
大中為常州團練使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仁
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塘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
烈祖皇帝中興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
將何面目見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
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余不知其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
執其團練使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
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強團練宥之足以勸忠
也遂以藥附瘡送歸于唐故至今以為美諺吳越備
史春秋七月癸卯王親閱于龍山教場冬十月車駕親征
壽春是歲始括境內民丁益師旅也四年八月勅遣諫
議大夫尹日就至賜王生辰御服紅袍二副泉志十
國紀年吳越史曰周顯德四年正月忠懿王錢俶議鑄
錢余按十國紀年云晉開運三年忠獻王宏佐嘗議鑄

鐵錢衙內都虞候宏億上疏以為不可王從之至忠懿
王復議鑄錢則是錢制行矣吳越備史五年二月丁
卯王師復維揚勅遣殿直趙誨來宣諭仍出艘于瓜
州步迎鑾長風沙等處王師欲濟江命上直都指揮使
邵可遷路彥銖等帥艦四百艘水師二萬以會之江北
諸郡悉平六年春二月甲申王遣丞相元德昭寧國軍
節度使吳延福入貢京師秋八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
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
臣又勅王元妃孫氏為吳越國賢德夫人王世錢氏兼
子惟濬為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錢氏兼
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
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
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
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已則以次
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

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
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
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
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
中物爾何用獻為五代史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馬
大元帥其後事具皇家日厯吳越
備史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受禪大赦改
元封周少主為王勅遣使來宣諭二月王但用今名避
廟諱也通鑑長編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以天下兵馬
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備
史夏四月勅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
封五百戶九月甲寅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
是月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承佑率師至潤以迎應之
四年十一月甲子太祖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王
命姪昱入貢勅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仍加王食邑
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恭

順功臣乾德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王命姪台州刺史昱入賀八月甲寅丞相吳程卒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用定州虞唐縣令父蛻大順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部尚書起家校書郎武肅王承制累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借緋長興初王女將選婚于士族乃以孟榮于葆暨程等三人見于王庭熟視程乃選之承制遷金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因命提舉諸司公事文穆王襲國奏授程為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天福中文穆王子儼遙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獻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拜丞相福州李孺贊伏誅授程威武軍節度使乾祐三年淮人侵福州程授諸軍節度獲其將查文徽初淮人方薄閩城授甲于將卒而將卒充溢庭廡紛然不可遏程因登檻瞋目叱之眾皆股栗自是軍政嚴肅程始在東越以父蔭不事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羣儒類但恨他日登將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文穆王時有西府院官滕攜嘗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攜因語其夢于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尋以國用繁廣乃命程兼掌屯田權酷事乾德初程夢一羽人布策于前日計字之算而所遺者三果三載而卒年七十三謚曰

忠烈五年三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子惟濬人貢而還賚賜吳越國賢德夫人珠翠冠帔等六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德昭字昭遠撫州南城縣人父仔昌任新撫饒信四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仔昌之在信州也頗傾心于我屬衢睦作叛亦有犄角之力及為淮人所攻其下內叛遂奔于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其姓危氏乃更曰元因為錢塘郡德昭鎮東軍節度巡官錢塘縣令累授睦州軍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監始在信州仔昌使曰者視諸子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授以文體文穆襲國命林鼎為丞相曰元德昭有輔翼之才兵機細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王即位禮遇彌至德昭厚重多謀臨事而不撓每屬嚴警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他論皆息軍中無不議理者德昭以事諭之無不聽服性嗜酒雖沉醉無所怠事晚年衰耗王見之謂左右曰吾向見德昭容色衰倦如一且不諱人誰輔吾因泣下德昭理家以孝愛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從常為詩云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及寢疾自為埋文治後事終中外無不嘆息年七十有八謚貞正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軍節度兩軍副大使惟濬兩浙行軍司馬孫承佑八貢

助郊祭也 吳越備史補遺開寶二年春正月制加王
食邑三千戶實封六百戶秋九月王遣子惟濬入貢十
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六百戶仍改
賜開吳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五年秋九月王
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彞簡入貢太祖謂彞簡曰汝歸語
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僭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
我無信人言唇亡齒寒王密表謝且請師期七年秋七
月勅詔王取常州詔曰勅錢俶朕統御萬邦撫臨兆庶
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土以歸心布施行仁是予本志與
師動衆非我願爲惟彼江南言脩臣禮久被撫綏之化
頗傾依附之心貢封章則惟見恭勤脩外貌則多從減
降既云事大每欲包荒甘言嘗信其赤心內念豈疑其
奸計而又疊傾誠欵願降冊封既禮分之未虧故我心
之無間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畧來
赴闕頒宣優厚恩禮殊隆而乃脩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
惟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脩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
戰陣抽點鄉兵爲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寇垂
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敗向展爲臣之禮適滋觀釁
之方每云傾輸動彰狡詐既行問罪須至興師今者禁
衛出軍雲臺選將尅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心

專蕩寇早者曾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驗姦兇果符陳請
聞茲討伐必罄忠勤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可部
領兵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毘倚之懷寤寐無已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奏機
事九月孫承祐自京賚密詔回師期定矣王即日命境
內訓練士卒揀閱兵甲冬十月勅授王東南面招討制
置使仍賜御劍一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馬一匹仍命丁
德裕爲行營兵馬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
千人輔王進攻常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
上直等都指揮使王諤等五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
爲先鋒使是日天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
黑先鋒使如覆舟當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
諸軍入毘陵前鋒所至賊望風而遁有獲巨龜于旌門
之下占者曰元武之應也戊辰王次毘陵遂克關城常
人以牙城自守王命營子丸仙墩命親從指揮使凌超
等分營四門命鎮國都指揮使王諤攻江陰鎮武都指
揮使金彥滔攻宜興並率水艦由吳興出太湖而進十
一月金彥滔克宜興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三百五十
人馬八十匹王卽命金彥滔獻于京師十二月癸亥王
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生擒六百餘人

辛未又敗賊萬餘人于城北金陵大將盧絳宵遁翼日
 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並告于京師八年春二月詔遣
 內直使陳理來宣諭仍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又賜
 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是月王率大軍攻其壘不克夏
 四月我師復大攻城壘時偽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
 觀察推官鄭簡降欵于軍門且請命焉王從其請禹萬
 誠等詣行府待罪王賜以衣冠器幣等悉送于京師以
 請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陰寧遠等軍沿江
 石橋等寨軍兵來降王悉宥之是月勅遣使來宣諭授
 王守太師加食邑六千戶實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沿
 身法物等五月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遣勅
 上侍禁李輝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
 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是月王遣兩
 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會王師于金陵冬十
 一月我師克金陵偽主李煜出降是月王乃表賀之復
 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十二月王克金陵有功勅
 遣東頭供奉官徐靖賚賜王綵錦八百匹仍賜御札一
 一項金甲一副御酒一百瓶馳馬三百匹仍賜御札一
 通褒焉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為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
 為寧海軍節度使又賜為防禦使者三人為刺史者六

人賞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詔許王入覲焉勅錢俶省所
 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闕奏今月
 十五日偽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已安撫城中事具
 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勲世著勤王之
 節昨者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勢孤而既絕援兵力盡而
 遂輸降欵遠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增史冊之
 光輝實協君親之任委甚為嘉賞不捨寐興故茲獎諭
 想宜知悉九年春正月庚申王發自國城先是太祖皇
 帝因王入覲勅遣供奉官張福貴淮南轉運使劉德言
 開古河一道自瓜州口至潤州江口達龍舟堰以待王
 舟楫之至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于京城之南勅建大
 第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供帳之類皆御用者
 賜名曰禮賢宅以俟王駐節焉二月辛丑王次寶應勅
 遣引進使翟守素至賜王湯藥以金盒盛之又賜金鞍
 轡馬二匹仍押御厨儀鸞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州
 勅遣內臣至賜馬三百匹馳一百頭以載行李辛亥又
 遣內司賓泊內臣至賜王夫人孫氏湯藥二金盒法酒
 五十瓶茶果五十盒是日次近畿皇帝詔山南東道節
 度使興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
 子一百盒翼日王至京師詔興元尹賜宴于迎春苑尋

詔王居禮賢宅王未至前數日太祖幸其宅躬自閱視其恩禮如此戊午王朝見于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及寶王金器五千餘事上酒一千瓶遂賜宴于長春殿中席就幄次賜黃金照匣黃金鈔羅及餅盤等皆御物也己未進謝詔宴于後苑丙寅駕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世子建武軍節度使惟濬及陪臣通儒學士崔仁翼等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又進龍通帶二條金玉寶器五千事三月制賜王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進封王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封王女為彭城郡君仍詔內臣賜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翼曰宰臣上言異姓諸侯王無封妻為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蓋旌忠賢何必古也時又詔王宴于苑中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命王與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王叩頭陳讓再四翼曰太祖將幸洛陽詔王歸國王懇請隨駕詔不許惟留王子惟濬從行是月王奉辭詔遣賜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銀三萬兩對衣玉束帶玉鞍轡御馬一匹細馬五百匹綾羅錦段八萬疋銀裝戎器八百事散馬一百匹牙墜署帶絡縫衫等共二千事又賜王麾下將帥等官錢帛有差太祖謂王曰南北風土炎暑不同宜加調

護卿可早歸又親賜密封黃綾包袱一封謂曰卿至途中宜密視之王涕泣進言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陸迂遠當俟我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宮賜金器三百兩衣著二千匹銀二千兩是月甲戌王離京師詔秦王賜宴于迎春苑勅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厨儀鸞送至睢陽次日又遣入內小底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王妃湯藥一金盒戊子王在舟中再拜乃密開所賜黃袱視之皆羣臣乞雷王章疏也開寶九年夏四月丙辰王至國城丙寅王命子惟治詣闕謝恩即日王視事移座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違顏咫尺某豈敢寧居乎宋賜錢俶勅卿顯著事功已書簡冊雖將印盛列于鼎鐘極恩久懸於制誥每懷忠正常用欵嘉今封卿為吳越國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見命使臣兼行冊禮故先詔示俾咸知悉宋賜錢俶誥朕惟上天助佑四海晏清車書混一於華夷雨露滋榮于稼穡幸歲時之大稔政庶務之小康順一陽而再陟郊壇結三獻而恭陳告謝荷神之昭格覃慶澤于幽遐乃眷保臣方膺重寄表率恒高于華夏鎮臨久蒞於列藩我有異恩特垂殊寵咨爾天下兵馬大元帥檢校太師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俶爾既推誠而奉朕

朕當開懷而獎爾是用擇茲吉日降以殊恩錫吳越之
兩藩兼都督之名位命爾令子為子守臣授雙節于天
朝所以顯元帥之隆重效一方之職貢豈不表臣子之
忠誠并田更易於初封品秩彌光于舊物不煩多訓用
稱彛章加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吳越國王
功臣如故符至奉行宋授錢俶尚書令兼中書令勅
容爾吳越國王錢俶天賦純誠神資秘畧玉鈐金匱生
知戰伐之機列鼎鳴鐘世襲公王之位斧鉞之威權素
重梯航之職貢維勤特授大謀于必取殘孽訓驍勇之士
卒所向無前指要害之州城期于除殘孽訓驍勇之士
辛勤寇敵之威簡自朕心豈忘嘉獎捷書纔至賞典亟
行載徵耆老之文俾盡優崇之禮爾其恭膺休命善撫
奧區知荷寵以難忘思審終之為美庇民尊主傳帶礪
于無虞翼子貽孫保箕裘而不墮扶成昌運永光令圖
可特授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散官如故
功方賜劍履上殿唐汾陽以累贈元老乃命詔書不名
斯越其章乃殊乎禮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岳重雄名神
符妙畧橫江負海世為開國之臣履信資忠位襲仗君
之節爵位崇極踰三十年昨以吳人不庭致使王師問

罪付東南之兵柄盪常潤之寇塵始則兵鉞親臨早平
邊壘次則師徒適至克彼江城泊僭國之傾亡亦純誠
之贊助望闕入覲執圭來朝當妖氛未平按形車而發
憤兇徒盡掃望金闕以來奔為臣及茲其節可尚天朝
典禮汝特為優帶劍不名所尊非過朕今議賞惟爾攸
宜所以異乎羣僚殊彼恒品宋賜錢俶劍履書詔不
名詔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
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勛賢輝映
古今允為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
遠撫奧區于獎會勤洪伐于宗彞昨以江表不庭王師
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而乃執圭來庭垂
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慤為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
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賢德順睦夫人孫
氏為吳越國王妃東都事畧宋興改大元帥自太祖
受命俶貢奉有加開寶六年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
夫人遣幕吏黃夷簡入貢太祖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
訓甲練兵江南倔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
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時命有司造大第甚宏麗
賜名禮賢宅以待兩浙江南之先來朝者王師討江南
以為昇州東面招待兩浙江南之先來朝者王師討江南

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
一布衣爾倣以其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又遣
其大將沈承禮率兵隨王師平潤州詔倣歸國江南平
倣與妻子來朝太祖對于崇德殿待以優禮詔曰古者
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
功待以殊禮吳越國王錢俶特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又以倣妻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
無封妃之制太祖曰行之在我安問舊典太祖待倣甚
厚自晉王宰相及中外臣僚上章請畱倣不遣太祖曰
錢俶在吳越歲脩職貢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
畱之殆非人主之心何復付倣曰俟到國即開之仍諭
太祖曰朕知公忠若朕常在公則常有東南他人未可知
也倣感泣拜謝至國啟封皆晉王宰相以下畱倣章也
倣上表謝續通鑑長編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
知果令諭旨於其王倣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
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畱
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翼亦告倣曰
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
之上也倣深然之丁卯倣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開

寶九年二月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
等八人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俱
帳之具及至即詔倣居之寵賚甚厚倣所貢奉亦增倍
于前也三月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以
俣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王妃宰相謂異姓
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令
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教召倣與惟濬宴射苑中
惟諸王預坐倣拜輒令內侍掖起倣感泣又嘗令倣與
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敘兄弟之禮俣伏地叩頭固辭
得止上將西幸倣懇請扈從不許乃畱惟濬侍祠遣倣
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倣曰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
卿可早發倣泣涕曰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俟有
詔乃來也先是羣臣乞畱倣而取其地上宜密
從于是命一黃袱以賜倣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
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畱倣而取其地上宜密
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
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倣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
玩為獻製作精巧每脩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遣之
楓窗小牘余邸寓于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錦
風煙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宅

之言遂謀納土 貴耳集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日謀下
 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
 叩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奧豈得而安耶大王
 指日納土矣 玉壺清話黃夷簡閑雅有詩名在錢忠
 懿王倣幕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倣開吳鎮
 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手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
 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
 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
 煜倔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
 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
 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阻一慰延想耳固不久雷朕執
 圭幣三見于天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
 首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
 于我胡以為對殆歸見倣固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
 疾于安溪別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
 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雅喜治宅咸平中歸朝為
 光祿少卿後終以壽焉 東軒筆錄錢倣初入朝既而
 賜歸國羣臣多請畱倣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
 南俾倣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
 下倣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北宋編年吳越王倣

使子惟濬來貢上嘗幸趙普第時吳越方遣人遺普書
 及海物十瓶上命啟之則滿貯瓜子黃金也普惶恐對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耶因命普謝而受之 西齋話記太祖之御極也忠懿
 王錢俣親奉職貢以脩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敘感遇
 俯首流涕且曰子子孫孫盡忠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
 耳後世子孫亦太平興國三年詔倣來朝倣舉族歸于
 非爾所可及也

京師國除 吳越備史補遺太平興國二年夏五月王下
 命除之境內諸州城有白露及防城物亦令撤去之三

年春二月六日王發國城三月二日次揚州勅遣閣門
 使梁迥內班閭承翰來賜王湯藥茶酒及押諸司官迎
 接七日次洪澤驛勅遣供奉官李思彥至賜王湯藥一
 金盒玉鞍轡馬一散馬三匹玳瑁羗毛紅暖衣等物
 及賜從行將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內小底
 副行首蔡守恩賚詔至賜王龍茶三觔以金盒盛之御
 酒二十瓶荔枝鵝梨石榴共六百顆以銀裝籠子盛封
 十七日王次永城時太宗勅遣王世子兩軍節度使惟
 濬迎候以內班李神祐領翰林儀鸞御厨諸司隨世子

至賜御筵一席是日王即遣節度使孫承祐先賚表詣
闕陳謝是月二十三日王次陳雷孫承祐自京至傳宣
撫問二更閣門使梁迥又至復傳宣撫問二十四日王
至京師勅詔皇太弟開封尹廷美賜宴于迎春苑仍遣
賜王對衣八事玉排方腰帶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
細衣三千疋玉轡鞍馬一匹是日王安居于禮賢宅二
十六日朝見于崇德殿謝恩及謝差親王迎接賜宴于
長春殿王進法酒五百瓶金銀器物三千兩綾錦一萬
事龍鳳香等二萬事翼日遣使賜王生料羊二百口法
酒三百瓶粳米二百石雜買錢一萬緡草料柴灰稱是
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二萬緡二十九日遣內司賓來
賜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匱三十日
詔王宴于後苑王復進寶玉金銀酒器等三千兩通天
犀帶一條龍鳳龜魚帶六事時太宗命射每中的者即
進金銀器三百兩太宗中的者六夏四月八日詔王宴
于崇德殿二十三日晚于後苑二十日詔王宴于
南郊御莊王又上酒器金銀器皿等共二千餘兩王酒
酣至暮而歸第次日遣內司賓賜王御衣紅袍一副綵
衣六事寶帶一條金銀酒器三千兩細馬四匹御馬一
匹儀鸞一副是日王進拜表謝恩仍請以吳越封疆歸

于有司優詔不允表畧曰伏有懇誠貯于肺腑幸因入
覲輒敢上言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時之從欲臣近
蒙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召募卒徒嘗營戈
甲特建國王之號并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誇
于隣國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罹公議
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甲器皿已會奏納外所
有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並乞解罷凡
須詔命悉願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速亡之
禍五月三日遣內使賜王湯藥四金盒金器二百兩銀
脩肆觀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
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世以來親提義旅尊戴
中京畧有兩浙之士田討平四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
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于闕庭保封疆于
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不
基削平諸夏凡在幅員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
僻在江表職貢雖陳于外府版籍未歸于有司尚令吳
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
尚為龔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願以所部十三
州獻于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

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一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
是月六日乃下詔從之詔曰卿世濟忠貞志遵憲度承
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
物之全盛嘉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
志甲兵樓櫓既悉上于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于天府
舉家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於
是所部州十三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一十
萬五千暨民籍倉庫盡獻于朝帝御崇元殿受之是日
王麾將校軍休聞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勅陞揚
州為淮海國東都事畧太平興國三年復來朝遂以
國歸有司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丑以
吳越王俶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
迎省吳越王俶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于近郊又命齊王
優禮之俶命承祐承祐承祐承祐承祐承祐承祐承祐承祐
廷美宴俶于迎春苑已酉俶見于崇德殿寵賚甚厚即
日賜宴于長春殿俶僚屬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初
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分行為五十進犀象
錦綵金銀珠貝茶錦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
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遂畱
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五

月乙酉乃籍其兵甲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
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
歸本道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于兵權國王之號蓋
祿于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
屏于上台開府當于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
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隳伏
望聖旨特從省罷續通鑑長編上不許俶不知所為
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夫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
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中去國千里惟
有羽翼乃能飛去爾俶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
將吏寮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
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兵一萬五千三
六宴先臣時獨臣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
中宴先臣時獨臣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
太宗手舉御盃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
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
退朝錄尚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基貢獻不絕帝以其
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

長卷卷之二十一

制置使屢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前尚書令兼
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嘉之詔令歸國江
南平亟請入覲許之既至會太祖幸洛陽郊裡西駕有
日矣詔趣其還忠懿臨別面敘感戀願子孫世世奉藩
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
以帝賜重約既得歸喜甚以為大保其國矣是歲永昌
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納王府焉王壺清話開
寶九年錢忠懿來朝上遣王子德昭迓于南京車駕
為幸禮賢宅撫視館餼什物充滿庭墀吳越至詔處之賜
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為吳越國王妃召
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
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真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
起上遣太宗與俶敘齒為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
燕雀微物與鸞鳳集翼是驅臣于速死之地也獲止時
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向熱卿宜歸國宴別
于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于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
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蹙乞罷吳越王詔
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鷄初鳴曉與羣臣候
于行在嘗假寐于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
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于前頓候謁而已

駕至并門繼元降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
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蓋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
一方以圖籍歸朝不血于刃乃為嘉也俶懼叩頭怖謝
非久身畱于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
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
敬授于旻遂起遣民兵投闕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離
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
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脩觀還邦未期萬一
絕不能再掃松檟願王之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
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
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石碧老談苑陶穀以翰林學士
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蟪蛄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
自蟪蛄至蟪蛄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
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咸淳臨安志錢氏時有還
鄉和尙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踪不掛征帆水陸通踏
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
家都去有納土之應五代史補僧昭者通于術數居
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
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

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
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倂舉族入朝因而國除倂
年屬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幙府燕閒錄唐末
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
曰王若改舊為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墳築西湖以為之
當十倍於此王其圖之鏐顧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有
天下無真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于治所 其後事
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 其後事
具國史 吳越備史補遺制王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
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
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宏儀宏信並為觀察使以王
子惟濬惟治並為節度使十三日又授王淮海國王金印
一面仍賜禮賢宅為永業十五日又授王子惟演惟灝
及未官者子弟并麾下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節度
使等官有差又賜幕宰相而下拜官者二千五百人二
十三日詔王宴于長春殿至暮歸第六月四日詔王宴
于後苑命世子惟濬侍坐泛舟于宮池雍熙四年二月
改封南陽國王仍賜領南陽節鉞是月發京師改許王
端拱元年勅遣中使進王為鄧王八月二十三日晡時

王于寢齋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命諸子孫誦詞
章詩什數篇訖而風恙復作四鼓而薨是夕大流星墜
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四鼓而生復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王喪發南陽
生訖薨實周一甲子矣十二月二十四日王喪發南陽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京師太宗御文德殿命工部侍郎
郭贄持節追册為秦國王太常定謚曰忠懿二年春正
月丁酉遣中使押翰林儀鸞薄鼓吹葬王于河南府
洛陽縣賢相里陶公原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
王凡四十年為元帥三十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
無比王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襦袴皆
用紬絹紫絀食不重味稟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
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進貢之物初廢王嘗于山亭擊
陳列于庭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物初廢王嘗于山亭擊
鼓聲聞于外守衛者遽以聞王曰吾兄以閑適為懷
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
王孝友有涕出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終以疾卒太
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
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
極多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帥耳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

之惟濬歸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過即自行何
用狀上惟濬懼普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曰若不預言
事恐不測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于是盡
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至謂曰我入朝之初
荷蒙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餽物非獨盧相
也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為此禍福
我自當之惟濬等惕懼而退普聞之召惟濬至深自嘆
服稱王寬洪大度事遂寢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
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
林學士陶穀皆撰集序其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為
十卷恭撰後序行于世時天禧四年文僖公忝機衡之
命特詔尊王為尚父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復文案今
不得而書唯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供奉
錄今但取其大者如赭黃犀帶龍鳳龜魚僊人鰲山寶
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
紫金獅子帶一條黃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
二千餘兩綾羅錦綺二千八百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
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
四十餘事珊瑚樹一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
萬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

龍腦二百餘觔王自入朝至歸國復入朝太祖太宗所
賜金器并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
八百餘兩玉器皿一萬七千餘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
羅紈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御衣并袍襲衣等金盛
六頂金甲六副金玉鞍轡御馬一十六匹金印四顆玉册
二御劍二口法酒三千餘瓶牙墜腰帶三千事鳳冠四
頂他物稱是東都事畧太宗改封倣淮海國王以禮
賢宅賜之錢氏傳五主共八十四年倣以天下既平求
去元帥之稱從之改漢南國王雍熙四年出為武勝軍
節度使徙國南陽既又辭國號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
封鄧王倣以天成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
冊封秦國王謚曰忠懿倣崇信釋教性謙謹未嘗忤物
為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元帥者二十年富貴之盛
無與為比七子惟濬惟治惟灑惟灑惟灑惟灑惟灑惟
治官至左衛上將軍惟濬惟治惟灑惟灑惟灑惟灑惟
武將軍惟濬保靜軍畱後謚曰宣惠惟濬字巨川太祖
即位以爲建武軍節度使改鎮海鎮東二鎮王師征江
南惟濬從其父倣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

加侍中俶封淮海國王惟濬充鎮淮南改鎮山南東道
又鎮安州封蕭國公俶薨有詔起復加中書令卒追封
汾王謚曰安僖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俶嘗使賦遠山
詩有高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深器之初補職
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其所為文章拜太僕
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坐為人所開封府請求奪職
久之復為學士累遷至刑部侍郎天禧未丁謂為參知
政事惟演見謂寵盛附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適后
威劉美相與共排寇準準既罷相真宗欲相李迪因問
迪何如惟演曰迪無過但才短爾今執政中曹利用丁
謂任中正皆位迪上真宗默然張惟演又曰舊人中馮拯
可用也真宗亦默然真宗曰然真宗曰張知白何如惟演曰使之
參政則可為相則不可真宗卒以迪為相拯遂拜樞密
使時曹利用丁謂先已為樞密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
密院有三使而中書止一相曷遷曹利用或謂乎真
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利用忠赤有功亦
宜與平章事真宗曰諾于是丁謂拜相利用加同平章
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真宗
崩仁宗即位進兵部尚書為樞密使章獻明肅皇后稱
制宰相馮拯以惟演太后姻家也請出之除保大軍節

度使知河陽請覲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武勝又徙
泰寧惟演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署名為
恨及屢徙鎮鬱鬱不得志仁宗耕籍田求入侍祠雷為
景靈宮使章獻崩還判河南請以章獻章懿二后同配
食真宗廟室御史劾奏惟演擅議宗廟落平章事改鎮
崇信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志于學有文
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
其家聚書侔于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閣與脩冊府
元龜凡千篇特詔楊億分其為之其為人少誠信初附丁
謂力排寇準其後逐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樞
庭擁髯前後集伊初謚曰文穆改謚曰思又改曰文僖
逢辰錄奉藩書事初謚曰文穆改謚曰思又改曰文僖
凡三易名云有子暄為寶文閣待制暄子景臻尚仁宗
女許國大長公主拜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
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封康國公臣稱曰五代之際吳越
常外尊中國至太祖世俶遂委質來朝於是太宗及羣
臣咸欲留俶而取其地太祖卒遣還國且語其故嗚呼
太祖洪大之度如是哉及太宗即位俶不待詔命即以
國入覲蓋有以也子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報乎
家王故事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而庖

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于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宣和書畫譜方浙右富庶登豐之久上下無事惟以文藝相高故俶尤喜翰墨而作字善顛草其幹旋盤結不減古人宋太宗遣使取其草書以進俶乃以舊習絹圖上之詔賜以玉硯金匣象管蜀箋等且示寵焉後村集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駉之流皆以吟咏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逞詞翰有李陵章句存軍書之佞頓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駉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二首鍊句結字不在駉紹威之下後于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命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賤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拙筆書或為累句蕪辭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禧中文僖公嘗刊忠懿十八

宋史卷之三十一

忠懿世家

三十一

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况真蹟乎窗小牘吳越忠懿王以天咸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因樹屋書影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七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它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咸淳臨安志吳越國恭懿太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人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以婉淑奉文穆王元瓘性慈謙而節儉尚黃老學居常布練而已每聞王決事有及重刑者嘗嘖蹙以仁恕為言諸吳每有遷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對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諸吳終夫人之世不甚驕恣勅封吳國順德太夫人周廣順二年薨年四十謚恭懿實忠懿王俶之母續通鑑長編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內牙指揮使薛温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眾欲殺延福兄弟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我安忍寘法皆除名徙諸州卒

宋史卷之三十一

忠懿世家

三十一

全母氏之族咸淳臨安志吳越忠懿王妃孫氏名太
 真錢塘人性端謹而聰慧每延接姻親泊諸宗屬皆盡
 恩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之義性嚴重而無浸漬之
 說其下畏而重之尚儉約居常非受參謁未嘗為盛飾
 叙之征毘陵也孫氏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
 將帥之家中外凜畏如奉王焉漢乾祐二年承制拜夫
 人周顯德末勅封吳越國賢德夫人國初進封賢德順
 睦夫人至開寶九年隨入覲勅封吳越國王妃制曰
 以爾賢明有素令淑流芳儷我元臣開于列國推心傾
 戴金石無渝抗志蕩平烟塵共埽望雲展禮盡室偕來
 魚軒趨象魏之朝翟衣見珩璜之節以前古未行之典
 為明朝特出之恩是年得病于途薨年四十五清異
 錄吳越外戚孫承祐奢僭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
 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匠者畢工承祐
 大喜贈蠟裝龍腦山子一座又吳越孫總監承祐富
 傾霸朝用干金市得石綠一塊天質嗟峨如山命匠治
 為博山香爐峯尖上作一暗竅出煙一則斜而且直穗
 凌空實美觀視親朋傲之呼不二山又孫承祐在浙
 右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蟪蛄北之紅羊
 東之鰕魚西之粟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樂

善錄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
 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臠坐客數十皆足圍鹿數百庖人
 不暇斷唯旋割取鮮映以供膳一殮羨凡二十品設十
 銀鑊對使者索大銀鑊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
 承祐為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臥內每夕
 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鱸魚召諸帥食
 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斛貯水養魚令役夫
 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
 多餓死者揚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為豪侈者戒
 咸淳臨安志吳越忠懿王賢德順睦妃孫氏墓在石人
 嶺下又吳越王妃仰氏墓在龍井山放馬場老學庵
 筆記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
 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清異錄吳越稱雪上
 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
 者張宴謂之瓜戰又錢俶以弟信鎮湖州後圃芙蓉
 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交雜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幹
 取玦以獻人謂真仙來遊雷此以驚世耳侯鯖錄今
 之秘色蠶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
 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隨手雜錄錢王有外國所獻

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
置于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
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烟焰竟不熾皇朝改爲太
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直齋書
錄解題秦王貢獻及錫賚二卷樞院使吳越錢惟演撰
記其父倣貢獻之物家王故事一卷錢惟演撰
記其父遺事二十二事上之以送史院戊申英政錄一
卷婺州刺史錢儼撰記其兄倣事迹倣以戊申正月嗣
位宋賜錢儼誓詔皇帝錫命吳越國王錢倣自朕纂
臨以來獨持短表自獻封疆將三千里錦繡山川十三
郡魚鹽世界皆歸皇宋盡屬有司誓書到日率土之濱
皆不問罪犯輕重各出囹圄錢氏之家恐係遠房或高
會祖至曾元孫以下議杖刃傷遇死一人至七人者放
七人自措躬安歇無官者可以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今給
議讒言奉持減剝並不如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今給
此書永爲照據與國同休宋封錢倣淮海國王詔漢
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國之邦其有
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于累朝羽檄起兵
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

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啟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
王錢俣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于靈源書大勳于
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旣
脩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于有司願宿衛于京師表乃
心于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
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
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于皇家爰對揚
于休命宋罷錢俣天下兵馬元帥詔分茅胙土所以
彰世家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勳
德度越典常咨于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
固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曲至公之論式光知
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俣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吳
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家宿衛籍其土宇入
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啟真王
榮發于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橐兵天下
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之
名勉徇由中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于帶礪之盟帝賚
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增行食之封非足疇
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

帥餘如故 宋追封錢俶秦國王冊文吳穹眷祐賢哲
挺生稟象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為國翰
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沒也峻嶽章而崇禮命
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
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
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
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
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舊德奠東南之奧
區開國承家本太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
名當武庫職兵洞閱詩書之府泊秣陵問罪雄張掎角
高蘊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
予嘉乃功游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屢辭卻穀
之權難奪范宣之讓朕深維勳舊俾就養頤爰出殿于
大邦庶聿臻于眉壽式繫元老求輔眇躬何天道之難
堪嗟梁木之斯壞長河既往空存申令之勳征鹵云亡
但見雲臺之像賙賻從于異等嗟悼廢于臨朝寧酬柱
國之勳未稱蓋臣之分庸加典冊以厚始終今遣使大
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贈爾為秦國王嗚呼德無
不報予敢忘于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歆于天命 宋贈
錢俶尚書令誥朕以茂對景靈誕敷明命乃眷育材之
地首推錫類之恩特示寵章用旌元烈咨爾直集賢院
上都騎錢易父太保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早襲王爵
克成世功大庇吳越之民實隆軒冕之緒稟剛正之質
不愧于前人隆友謙之風自致于多福遺芳景行鍾厥
後昆允彰燕翼之謀宜錫褒崇之命納言華秩位冠天
臺賁諸山原永耀門閥可贈尚書令 宋贈錢俶天下
兵馬都元帥敕朕昨者虔涉嘉壇恭承大祀協巽風而
施令法解雨以推恩眷惟綸掖之近僚式沛漏泉之新
命矧于勲烈宜示褒崇中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
錢易父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位襲真
王功聯冊府明敏嚴毅國史具書人臣極隆天爵自奉
襲齊桓之業挺忠孝以無遺振秦伯之風敦揖讓而斯
在果鍾佳嗣為我詞臣得之本心克濟其善雖風樹之
感常切于疚懷而密對之封是膺于異渥總師綿宇茲
乃世官舉而贈之尚冀歆奉可特贈天下兵馬都元帥
仍封讓王餘贈如故 蘇軾表忠觀碑熙寧十年十月
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

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
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
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
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
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
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
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出兵攻景以
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
終始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
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士萬鎊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
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
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
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
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釀血為池竭天
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
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
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其祖墳廟不治行道
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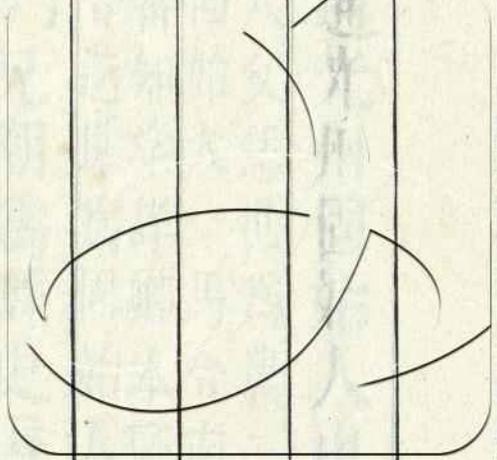
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
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
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
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
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
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於臨
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
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
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
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
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我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
維行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武子孫千億帝謂
守臣治其祠墳毋俶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
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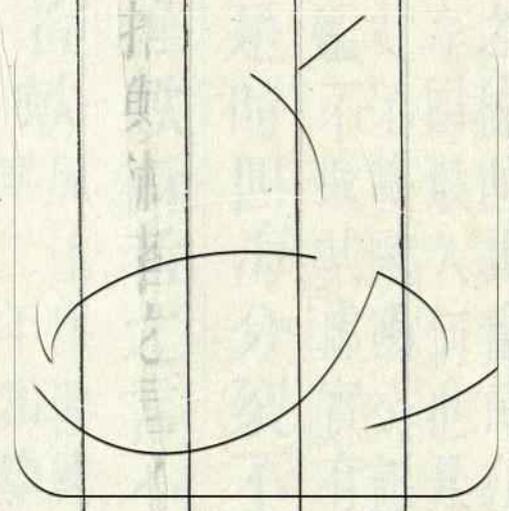
至于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
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髡盜販倨
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
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十國紀年領
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
甚後山談叢吳越錢氏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
之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夢溪筆談兩浙田稅
畝三錢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
令畝稅出一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
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
上從其說至今無畝稅一畝者自方贊始唯江南福建猶
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贊尋除右司諫
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鞏罕準之子珪爲宰
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與咸淳臨安志太宗
曲赦兩浙德音惟皇建極括寓縣以開階惟碎奉天法
陽春而流惠我國家不承大業光宅中區奄三代之提

封盡歸王化撫萬邦之生聚皆樂土風近又吳越國王
錢俶遠效忠規嘉逢昌運走梯航而八觀即宸扈以披
誠願輸奕世之方久疎王澤當混同之資始均茂育以攸
允俞言念吳方文俾預太平之化應兩浙管内云云於
宜爰頌在宥之既大同于軌三吳百越屬初被于照臨
戲于撫御一家既大同于軌三吳百越屬初被于照臨
固于撫御一家既大同于軌三吳百越屬初被于照臨
施存恤之方廣示懷柔之道令其富庶慰朕焦勞告示
還方知予厚意又詔兩浙諸州自太平興國六年通
租及錢俶日無名掬歛吏至今猶征督者悉除之太平
興國七年十二月時兩浙運使高冕條上舊政不便者
百餘事故有是詔免杭州州民間隨稅酒錢輸
二年六月先是兩浙漕司罷杭州州民間隨稅酒錢輸
既而富家擅利貧弱重困遂詔復舊制所均錢輸
詔兩浙諸州先是錢俶日民多流亡棄其地爲曠土宜
令所在籍其壠畝之數均其租每歲十分減其三以爲
定制仍給復五年召游民勸其耕種厚浙諸州以稱
務農厚本之意淳化元年九月耕種厚浙諸州以稱
負錢俶日官物計錢十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淳化
五年七月官物計錢十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淳化

錢悉除之至道三年八月卽位未改元文獻通考致
堂胡氏曰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隣之
交史氏乃謂自武穆王鏐常理重歛云云信斯言也是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
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載則錢
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宏佐復稅
歛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其動于氣象者
歛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
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
特喜道其中者歟原注鏐世興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
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赤城
志壁記載曹宏達天祐十年到任繼之以孫琰天祐十
四年張從保天祐十七年錢鑑天祐十九年今攷之唐
史天祐乃昭宗末年紀號至哀帝不改舊號終于天祐
四年而止觀壁記所述乃用天祐至
十九年而不易其心不忘唐如此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

五代史王審知字信

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為農

諱審知光州固始人馬令南唐書王審知為農

淳熙三山志王審知字詳卿本瑯琊人高祖暉唐貞元中

為光州定城令遂世為固始人也

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兄潮為縣史唐末羣盜起王緒攻陷固

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為軍校

五代史唐廣明中黃

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為縣佐緒署為軍正九國志潮字

信臣 五國故事長兄潮次 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
 兄郢及審知軍中號為三龍 以益兵乃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
 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畧自南康入
 臨汀陷漳浦有眾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
 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弃
 墳墓妻子而為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
 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
 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
 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 玉壺清話時又有大將王緒令
 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
 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
 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

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
 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共為
 之請方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 囚之軍中緒後自
 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為潮所擒

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 五代
 史蔡

賊秦宗權以緒為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眾渡江
 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
 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
 其眾求帥乃刑牲歃血為盟植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
 者為將軍至潮拜劍躍于地眾以為神異即奉潮為帥
 九國志時光啟三年八月也至景福二年盡有泉汀
 五州 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
 之地 畧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畧之潮即

畧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畧之潮即

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 馬令南唐書唐末羣盜起審知
 與兄潮俱起草莽眾推潮為主

畧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 光啟二年福
 畧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

建觀察使陳巖通鑑考異劉恕閩錄黃巢陷閩越巖聚

奏為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為

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破

之鎰表巖自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

代拜觀察使

自稱畱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眾審知

請班師潮不許文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

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

歲唐即以前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

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

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五代史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

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畱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

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啟二年福建觀

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壻范暉自

稱畱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暉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

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

武軍于福州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

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

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軍府事十二

月丁未潮薨審知稱福建畱後表于朝廷常勞旰食其在

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畱後表于朝廷常勞旰食其在

潮威武軍節度使制門下朕言念蒸黎非常勞旰食其在

遐徼尤所注懷况閩越之間善政已成殊庸未陟則

三才已卷之八 閩世家 三

更勵奉公之節益堅惠下之規別俟寵靈罔虧績効可
某官主者施行三年陞為威武軍節度使福州乾寧元年
授潮觀察使三年陞為威武軍節度使福州乾寧元年
江九國志潮沈去水而為尤三山志初潮未至民
閩人避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三山志初潮未至民
諺曰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巖頭沒潮水去巖頭沒
事唐未起兵為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眾入泉州旋自
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為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
矢口出益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
箱雜記光啟中陳巖為福建觀使童謠曰潮水來山
巖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
其應也時又有謠曰騎馬來騎馬去蓋光啟丙午亡國
之應也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五代史唐末
也福建觀察使九國志光化元年三月己丑受朝命
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稽神錄閩王審知初入晉
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
和官官多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為
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家問其故對曰渠獻
在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家問其故對曰渠獻

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
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
色悼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
起事其兄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
謂之水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五代史
大云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五代史
校太保封瑯琊郡王九國志天祐三年四月王審知於
熙三山志懷安開元寺戒壇唐天復三年建王審知於
此開壇奏度僧三十人乞保昭宗鑾輅回京黃滔御
史集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列藩之業有地有地
之職有民有民之禮樂惇忠孝以藩之業有地有地
忠孝以行樹神祇以禮樂惇忠孝以藩之業有地有地
道德以居府之瑯琊王公之有閩越也其防雖永古而
無疑我相府之瑯琊王公之有閩越也其防雖永古而
有地之職行有民之禮樂惇忠孝以藩之業有地有地
壬戌凡六年禮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己至天祐二年
戶及神祇於是開元寺大矣唐言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
鋪全神祇於是開元寺大矣唐言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
陽功配陰騭夫毘沙門梵音唐言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
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

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
陽功配陰騭夫毘沙門梵音唐言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
鋪全神祇於是開元寺大矣唐言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
戶及神祇於是開元寺大矣唐言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
壬戌凡六年禮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己至天祐二年
有地之職行有民之禮樂惇忠孝以藩之業有地有地
道德以居府之瑯琊王公之有閩越也其防雖永古而
無疑我相府之瑯琊王公之有閩越也其防雖永古而
有地之職行有民之禮樂惇忠孝以藩之業有地有地
忠孝以行樹神祇以禮樂惇忠孝以藩之業有地有地
之職有民有民之禮樂惇忠孝以藩之業有地有地
史集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列藩之業有地有地
此開壇奏度僧三十人乞保昭宗鑾輅回京黃滔御
熙三山志懷安開元寺戒壇唐天復三年建王審知於
校太保封瑯琊郡王九國志天祐三年四月王審知於
大云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五代史
謂之水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五代史
起事其兄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
色悼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
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
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

五代史卷之八 閩世家 四

殿領藥又衆為帝釋外臣以護南瞻部洲其道入大
得無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之果謹稽我公之築城也恢
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三法
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周圍二十六里四千八百
丈基鑿于地十有五尺梓土胎石而片上上高二尺厚
十有七尺外以磚凡一千五百有十問自廊凸而屋厚
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有八百有十問之樓六其者層
為敵樓樓之層者二有十有六角立之樓六其者層
復層焉皆欄杆聯參差有六謂之廊更鋪其四而鋪又
各以鼓而司更焉凡三有六謂之廊更鋪其四而鋪又
八其南曰福安門福安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遠門
北曰安善門安善之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扇開陽閩陰
之北曰濟川門其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扇開陽閩陰
門之上仍揭以樓三間兩挾兩喻修廊雙面遠碧門之
左右又引而為之亭兩間波卸帆入角鳴舷柳浦
暗門焉又水門三其樹櫺節波卸帆入角鳴舷柳浦
迴環一郭堤諸萬戶法之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鏡瑩虹
橫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鏡瑩虹
盛鳥石之嘉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貯九鏡瑩虹
有三間其中七間謂之徘徊敵樓四十有九樓之一千十

三其門二曰登庸門郭璞記南臺江沙合橋道清門其上有宰相而
我公膺期今登庸門外橋名沙合橋道清門其上有宰相而
其下之屏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
五及廊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復距而
出之謂之橫城其東也一斯南月城之廊四十二間五樓之層者
兩間兩面之敵樓其東也一斯南月城之廊四十二間五樓之層者
也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間敵樓二有六樓之層者
十其門二曰廊道泰門嚴勝門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左右
之引亭建暗門四水門二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左右
復與南月城類又紫而之謂之橫城其東也一斯南月城之廊四十二間五樓之層者
一厦其門別浦北截越王之通海鱸朝夕盈縮之波底澤
連乎南盤別浦北截越王之通海鱸朝夕盈縮之波底澤
鱗介岸泊艘北截越王之通海鱸朝夕盈縮之波底澤
之負如甌之置軒然翼然真謂天設之府神開之
地也既而我公一旦滕分席校鱗軍堵蓋陳大會以落
之而言曰惟閩越之為藩屏也建汀二疆束其右巖干
而壑萬溟海巨流瀕其左濤雷而浪霆信乎江山奇險
無以加之矧今新之以城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
地又言守地又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
以堅壁信不疑矣然則吾之戴恩忝土勤勤懇懇不以

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五代史梁朝開國累加中

江准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

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

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

躡敝履三十年一境晏然淳熙三山志王奉身儉約至

以開元通寶為文以五百文為貫俗名謂之銚劫與銅

錢並行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審知為閩王梁貞明元

二年汀州寧化縣出鉛置鉛場好禮下士王俊唐相溥之

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

宦五代史補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

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見

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

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

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

曰徐寅在否使之辭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

語中王審知父母之讎不可告審知曰寅指斥先帝今聞在

彼寅爾今殺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寅指斥先帝今聞在

徐寅爾今殺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寅指斥先帝今聞在

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又黃滔在

閩中為王審知推官且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

遂請為代謝賤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才從羊

續懸來列在瑀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稱大佛千億黃滔

五代史梁朝卷之八 周世宗

臂誓誠也衛一方保眾也始嘉其異姑默其事後創其
意乃命自賓席之深者曠慧燭之明者許一以金投吾
庶其有植信根之侯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日鑄
俸中將積于肆俟以多寶塔之右古騰為烟雲盤旋氤
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騰為烟雲盤旋氤
其日圓空鏡然江山四爽燦爛之騰為烟雲盤旋氤
氤五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鴻鵠或如鸞鵠交翔而間
鳴自寅而及午斯佛也一瀉而成翌日我公禮閱之乃
與夢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少無一差其一臂一工以之
別鑄而會其像大工慮其不成就以是迎入府之別亭
乃暗符夢中我公神之而露其夢於不之怠冬十有二月
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瞻拜時不歸于左右開元寺壽
丙申會僧千以幡以幢以鐘以磬引歸于左右開元寺壽
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于左右開元寺壽
相足八種好具螺纍以成髻珠隱隱以炫額檀信
及門而膝地童耄遍成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千百億化
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為之殊
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也為
者以無為志也授心印於虛空象也者以有為為

志之也疊慧力於報應論者感以之為風馬曾不謂象
猶道之轂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
不愼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
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
詐偽未之亟蠹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
義之際強秦之立癸受之悖疊其躅天謂仲尼之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法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
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獄之縲一以警戒之雖人世
之風波萬態逆飈而幽府之鐵縲一以警戒之雖人世
若鏡之磨中智聞之若泉之澄難測謂之若火之燒謂
之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為
裨教化之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厥地
蓮厥宮張法橋以渡人無刑網以束俗世之敬之可也
怠之可也驢之可也繇是有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
既而委之則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
神僧識仗鉞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公曠代之生也有
契菩薩說初丙午歲我公至清源未仕時有僧號涅槃
于眾中駭而指之曰金輪王之第三子降人間幸勉之

專生殺柄又聞之侯未嘗至宰輔晉時郭璞記曰南臺
江沙合即有宰輔相我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焉又梁
時王霸怡山上昇山在府城之西五里光啟丁未歲衢
之爛柯山道士徐景立因於其仙壇東北隅取土掘得
窰瓶七口各可容一升水其中悉有炭上總蓋一青磚
刻文字云樹枯不用伐壙壤不須結未滿一乍間未免有
系孫列後來是三皇湖水蕩禍殃巖逢一乍間未免有
銷亡子孫依吾道代封罔疆其壇東南有阜萊樹古
云真君於此樹上昇其後枯矣至咸通庚寅歲復榮
茂也又媯山僧號大安頃坐西禪者乾符中及焉夫神
到九仙三橋其中乃菩薩行化今之新城及焉夫神
為佛魂交曰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神而乙未設有二
慶鍾也其如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神而乙未設有二
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十有八日未設有二
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塵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
公詢翰林承旨知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偓中書令
瑯琊王公滌右神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琊王
公拯刑部員外郎宏農楊公承休宏文館直學士宏農
楊公贊圖宏文館直學士與此偃商侍從之賢殿校理吳
郡歸公博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賢殿校理吳

甲乙昇第巖廊韞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安於
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之設俱得放下者滔俾刻貞石以
值斯佛之成斯會之乃顧幕下職不敢碎割以碑於
馬於清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職不敢碎割以碑於
滔以甲科忝第盛府蒙招刊勒之職不敢碎割以碑於
厥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量海以有盡塵碎割以碑於
窮至若青黛之刻楠檀其支一蠅金現其補昆婆戲為
木思見之而刻楠檀其支一蠅金現其補昆婆戲為
乃儼至誠從靈感銅乎萬積功乎千虔鼓鑄於神仙
之山卜貞吉於水火之數其積功乎千虔鼓鑄於神仙
而乎對曰或曰梁武帝釋氏之教不隆今古靡倫奚報
昧乎對曰或曰梁武帝釋氏之教不隆今古靡倫奚報
也夫帝王之道理帝釋氏之教不隆今古靡倫奚報
人蓋殊路而同歸彼宵旰於萬有故一人也夫帝王
諸隍中此濟度于觸類故將三有祈功覬德則歸梁武
帝則不然以民之財力剝削以言覺所以然也歸梁武
已帝億兆而民之財力剝削以言覺所以然也歸梁武
我公為邦則忠孝於君親自與兵以司天下以三司之
泉皆名直進獨吾公以俸錢為直進三司之運悉一如
焉闕庭大稱其美牧人則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

壽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能乞車駕
之復宮闕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追薦于先世其二進于
四其三中附于壽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三其齋或干
上或千佛之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而己後焉
僧斯佛己之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
况斯佛己之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
其地出明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
幡幢瓔珞周乎多寶之湧也開元定塔基掘地丈有五
尺之深得寶珠坐以金錢又於海若此則斷一臂為其
餘株矣夫其元與彼而論哉滔是法相銅奮筆而無愧為其
方斯昭矣夫其元與彼而論哉滔是法相銅奮筆而無愧為其
詞曰託昭矣夫其元與彼而論哉滔是法相銅奮筆而無愧為其
形昭彰合符不為也其如焦平東塹鰲隅匪德莫處惟
伊閩之設于地之殊西城甌焦平東塹鰲隅匪德莫處惟
仁靡逾懿其橐籥飛作醍醐日寧草木不得蘇苦海
波瀾不得枯仙花罔謝慧日寧草木不得蘇苦海
都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淳熙三山志聚書建
屬諸邦僭竊獨遣使出海道奉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
朝貢民不見兵革殆三十年

五才身言卷之二 四十七

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

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瑯琊王審知具牢醴禱於神將
祈之其夕雷雨暴作石皆拂解遲明安流如砥昭宗詔
獎之賜號甘棠神曰顯靈侯二年賜德政碑五代史謂
閩人私號誤又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勅立王德政碑
銘禮部侍郎于兢之文也碑今立廟中
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特進檢校太
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
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
王審知德政碑銘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
柱國臣于兢奉勅撰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
名禹別九州堯咨四岳莫不束求良輔宏濟兆人彰克
勤克儉之能垂可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循仲
尼富庶之言旣茂勤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不絕書後
瑯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
以大祖就祿光州因家于郡焉會祖友贈光祿卿王
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

五代史卷之八 周世家 十

太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于和
 衆士多歸之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從泉牧遂
 州求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泉牧
 甚不郡委於仲弟審邽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者屏去
 以郡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三年僕射
 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三年僕射
 訛弊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
 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
 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
 雅識理融明稟嵩嶠之真精得地橋之妙畧及膺帝命
 寵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莅政草樹逢春一
 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禮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
 曩以運屬艱虞人罹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旣統藩
 垣勵精爲理強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
 以時齊之圖既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盡徹夫述
 給人足版圖爲禮故得汚萊盡闢鷄犬相聞時和年豐家
 職之道底貢爲先九工爰序於厥苞伍伯是徵於縮酒
 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唯公益堅
 尊獎慎守規程松栢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天庫充
 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常以學校之設是爲教化之源

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實於國
 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惟設險人尚爭雄
 或因飢饉薦臻或以禮故得汚萊盡闢鷄犬相聞時和年豐家
 感之以恩綏之德且曰吏實爲虐爾復何辜示以寬
 仁俾之柔服遂數十年之氛祲遠致廓清一千里之封
 壇旋觀昭泰張綱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縷擒奸以古
 况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實繁聚斂之
 臣名額滋廣卽山鳩利任土庀財峻設隄防頗聞調贍
 泊纏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蹄鮮
 至公按其程課令以權衡盡吐舊規尤彰宏業而又奉
 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導師如在虹梁雕栱
 重新切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昆尼之藏而又盛興寶
 塔多捨淨財日麗飛薨霞攢彩檻頑艷迴向遠邇歸依
 用俾羣緣皆同妙果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
 罕通駭費罔獻者亦踰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
 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華風宛土龍媒寧獨稱
 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自燎熾西秦煙飛東
 觀魯壁之遺編莫掇周陵之墜簡寧存亟命訪尋精於
 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
 軸夫四隣共守蓋當偃革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之

備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局程功而莫匪子來作事而
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巖邑湯池會
何足數折筋縈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
薦起帑庾多虛凡列土壘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擁滯
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易關譏鄙市
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鼓摩
肩競敦廉讓之風驟觀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
帆檣蕩漾以通波篙檝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
崎怪物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有
感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遠且
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
聞而異之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為
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為
山不有良臣誰康澤國等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
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彌新殊渥又改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然物議仍加井邑轉檢
薄以爲爵祿未稱疇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
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公之仲
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于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

惟雍陸氣稟溫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合梁王
超絕一時者也契墳篋政侷魯衛可謂高明輝映
勳格穹昊德服華夷奉大國之歡盟爲列藩之表率今
節度都押衙程贊及軍州將吏百姓老等久懷化育
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
著匪石情堅累貢表章願陳保證朝廷冀宏誘勸特示
褒揚將建龜趺合徵鴻藻親聽居清列會乏雄文頃歲
嘗詠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觀聽親飲徽猷今之執簡濡
毫得舟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愧詞乃作銘曰日月
麗天舟楫濟川內外克股肱惟賢淮水長清緱嶺方
寧慶隨祚遠材爲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瘼斯勤
頌條有則冠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
彼閩越帥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
啟行有與有則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
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勿失輕徭薄賦謳
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童蒙求雅道
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邵杜鄉校皆遊童蒙求雅道
靡靡儒風優惟吹毒人依山谷岡忒陸梁竟欣柔
服法寶梵宇勝因所主崇構斯精福慶攸聚佛齊之國
綏之以德架浪自東驟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

臺蠹爾武觀森然畚鍤其勤雖堞連雲永制爾敵用壯
 我軍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
 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荀龍墳篋雍雍
 惟邦惟翰以侯以公元帥梁王武步龍驤挺彼七德削
 平四方公能事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寒不改殊勲
 茂績盡瘁宣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台鼎任隆兵
 柄重以徽章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勒
 垂之無窮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一日准勅建立
 將仕郎前守京兆府鄠縣尉直宏文館王倜書北夢
 瑣言福建道以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
 閩王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
 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
 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
 具見山甫乃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
 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
 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
 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畧得披覽而其本偶亡
 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
 山甫卽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十四惜哉淳熙三山志閩
 縣萬歲寺祈雨僧義收後梁時人貞明三年春不雨至

五月義收以膏蒸指不雨積薪通衢祈七日自焚炬舉
 而後雨後遊洪州將歸俗遮畱乃截左臂付之曰吾去
 後不雨出以臂必應衆塑其像以臂附之今真身住寺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

四諡曰忠懿五代會要忠懿故福建子延翰立五代史

年審知卒子延翰嗣為弟延鈞所殺錢昱忠懿王廟
 碑文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

功及其於國道濟於民生居土茅沒饗廟食者求諸前史
 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沔陽致祭實表舊

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苟無所稱實曰誣祭惟忠懿王非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非誣祭歟公名審知字
 貞元中為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於是郡

遂世為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
 少監父恁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從厚地

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若非降神之氣豈
 生命世之才公卽太尉季子也形質魁秀機辨明敏負

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學韜鈴之畧者咸詢智謀懸知
 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敵遠近服其義勇隣里推其孝

弟常有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尋遇陟岫與悲在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未鯨網全疎鳧毛屢落摩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未裂裳四海盡疲於征戰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是雖大時待價之極拯溺扶危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電之踪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霍耶之土宇遽言得志遂啟無厭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災樂禍因乃大掠部屬及秦宗權竊弄五兵以作竄欲避地而偷安玉石俱焚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以作竄欲避地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橫幸豫章懦怯之中偶番禺殘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支吾自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不戢人慎無恒狂蒲騷者終至敗亡好草竊者焉能長久動蓄自疑之志轉垂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為部下所害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既負出羣之才仍諳武事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危既適當軍衆不賓遂為部下所害公素敦

謙事長必順雖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為大將兄居其下者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為所理之地公由是惡道途之多梗憤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尅平羣盜外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大順冬廉察遠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尊奉題緘而不遜恣行誅戮因得徵詞遂舉勤王之師時合當於逆取公比緣觀釁因得徵詞遂舉勤王之師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年而圍梟首以獻公既殲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命宥過用仁信以御下慈惠以恤民令未浹旬已聞致理百無媿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能成功不居讓德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偕命焉每朝廷以寰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靖亂獲庇吾民俾提旆鉞之權庶歸依公乃為節度副使獎勳績也泊元昆姐謝衆庶依公乃恭受遺言

五代史記卷之八 閻世家 西

式俟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自從初授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將委什連之任攸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驍雄二之日藉息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軍幙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權握從鼓鼙之任未幾顯居使相特錫戶封方隆推轂之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用式資補袞俾重褰帷天復元瞻有歸實賴股肱之迭言念七閩之地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武庫戟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逢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川陸不繫其賒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封懋德豈限彝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戶尋屬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不厭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閭閻欺梁祖之卽位也纔顧作解之恩繼舉疇敷之典三公互拜萬姓連封呂尙帝師之尊官榮已極子儀中令之貴攷限維同等復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長史追莊宗之建王業也神京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之恩用係南門之寄公

方推拱極既効安邊惟治民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綿篤百靈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愁老之悲豈慳錫終之典冊贈尚書令諡曰忠懿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蓄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故有披堅執銳之衆瞻水陸之富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袂投淝河之籌者不足言其富也涵大度內用小心慎刑既及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畧犯則不赦令比秋霜之嚴愍本無私惠如冬日之煖民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為政矣言必皆中行罔自欺非正詞不法入於聽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誠荒唐每當樂石之威未嘗操扇纔屬鷄鳴之後早見嚴喪以德報怨遠踰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厨饌以供給於是兵革之後庠序皆忘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宏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駕鷺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

途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簪珥之行其餘草澤
蒐羅魚車待遇者固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
天事地奉道饗神無非克誠足以及監德然而素欽釋典
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苾芻散布於
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偏滿於樂國煉即山之堅固鑄丈
六全身以稱麗水之光輝寫五干秘藏事非爲已願乃庇
民此得險之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
常爲恃險之戒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孟數
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未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
之患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
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
人曰忠節書於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迨茲陵谷變
遷箕裘廢墜寂寥如黃汗蘋藻遺廟以不祀之悲士農
工商慕舊政以如在潢汗蘋藻望遺廟以不祀之悲士農
我師恤鄰闔境向化遇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之義既克寧
運隅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與滅繼絕之義既克寧
於民庶思咸悅於鬼神每念閩川所歸本由王氏而盛
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籩豆之
禮遂命以公舊第爲忠懿王廟仍春秋二時宜陳籩豆之
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常祀之數霸主爰

尊酒蚤薦惟馨塑山庭日角之容立借老于飛之像庭
庶未周於工績槐檀旋改於光陰舊徑難尋已絕羅含
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乖吳越之王
缺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王
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答福謙之祐遂申成秩之典
凡曰祠廟毀廢競出錢帛修完乃命衙直將躬授人工
旁揆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成新會不踰時已
云告畢奢儉得基而度規制得舊物以成禮朱軒粉壁隨
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吐色挺曹筆則陰兵欲
動聞郢工則神馬欠嘶步從悉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
將吏開幕賓僚當其草昧干戈屢勞苦泊自拊立臺
構盡饗崇高乃塑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
以配享焉斯廟也前瞰清流右連淨刹一路自無於塵
雜四隣皆屬於幽奇曉霧纒開先露列牕之岫疎鍾雖
近不驚繞樹之禽公昔也常游宴於斯今也復祠祭於
此始易宅而爲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衰祠名
未朽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豈屬叨居是藩獲
畢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聽遺愛以長新爰屬短裁庶存
實錄燕然敘事雖有謝於孟堅峴首感人亦未多於叔
子乃爲銘曰極天曰嶽惟嶽有神蓄是英氣生爲異人

千宵利劍瑞世祥麟爰當季運實庇蒸民唐德將衰羣
雄欲出陰霧垂地祇氣蔽日豺豕猖獗荏蒲縱逸苟非
偉才焉濟王室權為巨盜緒亦朋奸欲亂中夏首屠光
山誰為英傑同罹險艱終則竄跡能無厚顏爰率部民
同徂萬里緒為眾惡公得眾美因戮克人遂奉君子立
功著名自此而始漳浦既寧清源復平遂以政事授於
難兄孝實至性謙惟真誠靜可攝讓亂則經營憤彼聞
川拊茲禪將苛虐漸篤政刑俱喪銳旅大驅凱歌連唱
克定一方式諧眾望始參貳職已播殊勛屏翰之美朝
廷備聞迨居重鎮繼事明君盡忠竭節松茂蘭薰偃仰
大藩蔭床五郡雖曰功庸亦由時運二柄齊舉七德兼
訓合子合孫當年振奮真王重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
馨香不衰俯緣甲第遂立嚴祠年禩屢易籩豆或虧霸
主推恩良時有待舊廟克新遺蹤不改矣爾金碧儼然
神彩靈貺芳名千秋如在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

九國志三 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
月卒酉授

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

不王何待之有于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

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九國志天成元年已丑建國曰閩稱王延翰為人

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

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

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

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

為崇而卒五國故事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

侍姬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

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于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
陵之鳩故也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

與延翰不叶

淳熙三山志美宅里祭酒嶺俗呼為進酒

子祭酒時延稟守建州與延翰有隙遣使覘之延翰命

温往餞且鳩之温歎曰唇亡則齒寒吾寧以一身代萬

人肝腦塗地引卮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

獨酌斃于嶺下 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

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九國志十二月 鱗審知次子也唐卽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大師中書

令封閩王五代會要唐天成一 文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使

持節舒州諸軍事守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瑯琊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延鈞拱北華星圖南巨翼五

馬之聲光首出八龍之價譽相高既綰珪符俄從金革

在原無惠咸推晉后之賢當璧有徵大叶楚人之望而

又心傾皎日義惡浮雲建溪之誓帶如河閩嶺之礪山

齊嶽父風宛在臣節彌堅是命高建牙璋洞開玉帳錫

以油幢瑞節廣其綠水紅蓮寵冠阿衡貴同緹騎尊以

師而表敬實其戶而增封并示真榮仍加懿號勉膺殊

渥永保合終可依前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

軍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充

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

瑯琊王五代會要唐天成一 度使王鈞為閩王九國志天成一 七月戊辰進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

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
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
鱗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鱗銜之冊府元龜閩王
表兄延稟為建州節度使累官至中書令長興二年延
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

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

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

延稟見執麟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

稟不能對遂殺之余良弼英烈王廟記惟王姓王諱延稟忠勇剛正之節五代史世家章矣

圖經又加詳焉爰自朱梁正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

授刺史逮唐天成初王延鈞嗣閩王位拜奉國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侍中長興二年提兵

往福唐未班師而薨後二年立廟於建城封靈昭王實

延鈞龍啟二年當末帝清泰元年也晉天福末王延政

據建州改元天德加封武平威肅王厥後閩地併入南

唐保大三年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唐五國

封宏烈王延稟審知之養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

也翰既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立延鈞為主自還泉州

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

疾以死示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

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長興三年麟

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

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鏐皆為尙書令今皆已薨請

授臣尙書令唐不報五代史延鈞審知次子唐長興三

吳越王不報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二年七月封故 麟

遂絕朝貢麟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

信建寶皇宮以居之淳熙三山志偽閩僭號改作踰制

春紫微東華躍龍殿有文明文德九龍大酺明威門有

紫宸啟金應天東清安泰金德錢氏內附廢撤無畱者

又既建寶皇宮又建東華宮 守元謂麟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

為六十年天子麟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

而復位淳熙三山志長興元年十二月延鈞感道士遣

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鱗乃即皇帝位受冊于寶皇以黃

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啟國號閩追諡審知為昭武孝

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五代史未

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于朝廷九

國志長興四年正月稱帝五日被哀冕遂恍惚不能自

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啟即位日萬縑經三百藏尋而稍

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

安後于諸寺賽祈許願文疏中淳熙三山志追封潮為

大閩其應天順人有如此者淳熙三山志追封潮為

秦國公追諡延翰日莊王升繼鵬為長樂尹二月加尊

號四月封平章事判六軍諸衛長樂尹繼鵬為福王

而閩地狹國用不足淳熙三山志偽閩時墾田一萬四

白配錢二萬三千八百十四貫四百八十四貫四百有奇

斛斗九萬二千七百餘石外官莊田不輸夏稅惟徵租

米八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石有奇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

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

怨又薦妖巫徐彥日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

為亂鱗使彥視鬼于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

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日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

罷公英日奈何文傑因教英日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

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為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疾

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王所訊淳熙三山志北廟遺

王姓劉氏諱行全唐末事其妻兄王緒為將緒為秦宗

權所逼折其軍南徙以王為兵鋒至漳州緒忌而殺之

忠懿有國悼其死非罪為立廟州北乾寧四年奏封武

寧侯梁初累封昭感王凡出師捍敵陰助顯著貞明五

十

年備以聞於朝 日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磷以語
進封崇順王 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磷遣人問之英
言頭痛磷以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
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
吳人攻建州磷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
日得文傑乃進磷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
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
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
閩人爭以瓦石投之嚮食立盡明日磷使者至赦之已
不及初文傑為磷造檻車以謂古制疎濶乃更其制令

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龍啟
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磷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磷
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果有之
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
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
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磷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
謂人曰仁達智畧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
以罪殺之 九國志王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羣
書及長魁梧有機畧善用鐵槊每環甲持槊
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鈞襲位仁達為樓船指揮使
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領兵攻福州仁達率舟師禦之
偽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
大勦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指揮

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
胷臆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羣臣酒酣顧謂仁達曰趙
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
沖為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
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啄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
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
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達私
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畧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
非幼主臣也後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荅審知
竟誣以叛誅之
婢金鳳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為后
陳金鳳外傳陳金
后也延鈞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女裸卧又遣使于
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狎於內合
宮女隔屏視之三月上已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
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沉麝之氣環珮之香達
於遠近途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十
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
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

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鬪綵舟青蒲紫蓼滿中
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土女綺繡夾
岸雜沓如市又延鈞為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為柱礎
榆琉璃為櫺瓦檀楠為梁棟真珠為簾幙範金為柱礎
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

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
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

歸郎鱗婢春鷺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鱗已病繼鵬因陳
氏以求春鷺鱗快快與之
陳金鳳外傳小吏歸守明弱

禁中黃緣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于
金鳳造縷金九龍帳于長春宮極其靡麗延鈞歡甚益
昵歸郎日宿于內不出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

一歸郎後李倣盛飾其妹春燕以進册為賢妃不復御
九龍帳矣元夕御大酺殿觀燈賜宴各賦大酺樂前翰
林學士承旨韓偓感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

容殘玉易消倘隨明 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
月去莫道夢魂遙

與皇城使李做圖之是歲十月麟饗軍于大酺殿坐中

昏然言見延稟來做以為麟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

可殷于家明日九國志永和九年十月庚辰晨朝麟無恙問做殺可

殷何罪做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麟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為絕

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做所殺麟立十年見殺諡曰

惠皇帝廟號太宗五代史清泰元年遇弒子昶嗣五

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九國志諡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

繼鵬麟長子也既立更名昶五代史昶嗣偽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九國

志既弒麟明日辛巳即位改元通文五代故事昶本名

既而稱節度使奉表于唐元通文繼鵬偽封福王即

鈞之長子也鈞既為皇城使李做所弒而立昶昶遂改

元通文册府元龜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為福州節

使以李做判六軍諸衛事做有弒君之罪既立昶而心

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做

殺之梟其首于市做部曲千人叛燒啟聖門奪做首奔

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淳熙三山志天

繼恭奉表于晉請置邸都下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封昶閩王拜

其子繼恭臨海郡王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

晉祖乃下制封昶為閩王淳熙三山志三年十一月
晉封昶為閩國王封威武軍節度使繼恭臨海郡王別
賜昶赭袍辭曰既襲
帝號請不行策命
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

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
侂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

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

清異錄閩士劉乙嘗

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漸悔集書籍凡因飲酒致失身
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

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袒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

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袒意求

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

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

使者于是以元弼下獄

冊府元龜天福四年十月庚戌袒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使僚

佐鄭元弼來朝貢其方物致書於執政曰閩國一從興
建久歷年華見北辰之正位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

願言遐想文不逮誠遣邸吏林恩列狀申述壬子詔曰
朕仰承天命肇明帝圖黃屋非尊蒼生在念盱食宵衣

而修庶政推恩示信以御萬方要荒未綏責躬勤止誕
慕文德不憊夙心乃睠甌閩素惟藩翰王袒昨修傾向

來効貢輸朕亦釋其前非待之厚禮越羣方之常例崇
列國之真封爰及繼恭並升方伯不意恃其險阻肆彼

僭差矯誣上天狎侮君子左散騎常侍盧損等泛舟陽
海持節遐陬王袒自大自尊不迎不見寢停詔命脅辱

使臣遣鄭元弼再詣闕廷使林恩別陳狀訴墮君臣之
事體希書札以往來悖禮慢言長無畏忌朕顧惟寡昧

虔荷景靈所慮德之不修豈患人之未服然以失道慙
義引惡紊常人所祇之心憤怒俱至是用懲其跋扈何須

振以威刑鄭元弼等處此亂邦齋文宇及諸貢物不在
可哀矜宜令所司切加安撫所齋文字及諸貢物不在

通進并諸州綱運等勒林恩鄭元弼管押速歸兵部員
外郎李知損等奏曰王袒僭踰名器嫚瀆朝廷雖天罰

之未行在國章而當正所頒詔命過示寬恩且匹夫犯
法之賊尚猶徵納而遐裔不臣之物豈可放還伏請禁

錮來人籍沒綱運帝可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袒夷貊
其奏林恩等即時下獄

之君不知禮義陛下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

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洛中紀異錄

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物為贄晉祖

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

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

昶亦好巫清異錄閩路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

工之雨天三昧宜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馬令南

召六宮設三昧燕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

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

天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

者建隆初敬洙遣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厲

自訴為祟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

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溪許叔亭苦大石橫直累工

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

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

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

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

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陸游

南唐書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劇

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盜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

洛中紀異錄

昶既為朝命

物為贄晉祖

物並付喬榮

契丹

憤惋

彌

化

道

先

事

壽

知

厲

見

書

厲

丹

書

厲

書

厲

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洛中紀異錄

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物為贄晉祖

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

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

昶亦好巫清異錄閩路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

工之雨天三昧宜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馬令南

召六宮設三昧燕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

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

天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

者建隆初敬洙遣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厲

自訴為祟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

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溪許叔亭苦大石橫直累工

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

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

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

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

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陸游

南唐書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劇

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盜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

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

之君不知禮義陛下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

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洛中紀異錄

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物為贄晉祖

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

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

昶亦好巫清異錄閩路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

工之雨天三昧宜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馬令南

召六宮設三昧燕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

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

天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

者建隆初敬洙遣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厲

自訴為祟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

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溪許叔亭苦大石橫直累工

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

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

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

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

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陸游

南唐書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劇

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盜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

樂奏章祈太一神丹逾年雙鶴徘徊而三年夏虹見其

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

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

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陳金鳳外

傳繼鵬弒延鈞自立以春燕為后欲廢元妃李氏宣徽

使葉翹上書極諫繼鵬批其尾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

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又遣鑿人陳窵以空名堂牒

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

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于

他軍淳熙三山志乾符俶擾陳巖置九龍軍王氏繼之

竊立龍虎天霸等六軍及拱宸控鶴宸衛三都以

自衛迄于五季有曰全勝百勝橫衝海路捉生護閩營

壘故號斑斑猶在清異錄王昶傾金錢市名馬凡得

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拱鶴都將連重遇拱宸

里將軍致遠侯渥注郎驥國公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

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

內學士陳邠素以便佞為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邠

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九國志通文四年閏

七月辛巳夜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

淳熙三山志通文四年閏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

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

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諡昶曰康宗

宗五國故事昶性狂猾忠懿之勲舊悉屏去之威武
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
取延羲于私第而立之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

隆九月壬午也五月改爲永隆元年又奉表于晉在國仍

用天子制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十一月進封福建

節度使王延羲爲閩國王通鑑考異晉高祖實錄天

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羲威武軍節度使閩

國王五國故事延羲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延羲即

位改元永隆移書于隣國曰六年軍踴躍于門前羣臣歡

呼于日下永隆清異錄王職紹僭跳梁閩越淫刑不道黃

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崇妙寶聖堅牢塔記

守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崇妙寶聖堅牢塔記

撰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慧大師賜紫僧无逸奉

書夫古之塔者兒童聚沙授記聞諸金僊子鬼神碎寶

成功歸彼鐵輪王之浮圖是故人但有佛亦無體心

來之巨石狀湧出之浮圖是故人但有佛亦無體心

今以不貪爲戒寶即同沙體以不磷爲名石還勝寶我當

雖日物猶萬機且躬行十善嘗曰植福靡因乎地賦命弗

念茲在茲吾基構之肯承亦我梯梁之夙設而今而後

顧謂南面城中西來山左林繁簷蔔重滿國以馨香艸

偃苾芻占度年之蒼翠可安之窳堵鎮此高岡是月八

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暨年

佛形像共六才二軀絲是影籠千室猶趨潤礎之隅勢
入重霄已戴補天之色壯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爲
之一空設使王曰昆沙擊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牢
作之者莫與爭功目之者自聖德舉一隅之磨琢畧類微
受辛瞻八面之貞明相高聖德舉一隅之磨琢畧類微
才將何確論宏規虛忝堅令善誌却於文罷特之地魂驚
益不容揖讓洪儒彫鏤翠玉唯深幸矣敢直言之永隆
德賜紫文於篆月日記神光寺長講雨經三論大
孝皇帝王曦鑄大錢以一當十十國紀年閩史王延羲
碑在福州府鑄大錢以一當十十國紀年閩史王延羲

通寶大鐵錢以一當鉛錢百泉志案此錢徑寸四分重十銖二銖文曰永隆通寶字文夷漫制作不精以銅為之五代史不載錢文十國史又遺銅品此錢計當時所鑄

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劔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劔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

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笞文獻通考

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曦弟延

政為建州節度使稽神錄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

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日日已入

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

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

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堊牆壁煥然可愛人聞之競以

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封富沙王自

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乃請以建州為

曦立不叶威武軍延曦不許因授政為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為鎮武後數舉兵相攻稽神錄建州復僭號大殷皇帝改元天德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

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免卽以此劍自刎而死

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于民也剖棺斫尸弃之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尙氏有色而寵

清異錄偽閩甘露堂前雨株茶鬱茂娑婆宮人

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新芽堂中設傾筐會又

有得福建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曦遇通文之禍為內侍所盜轉遺貴臣

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

相曦常為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

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

五國故事延曦在位為長

夜之飲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

末年為僞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

連重遇弑

昶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

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尙妃之寵欲

圖曦而立其子亞澄

淳熙三山志永隆三年九月以瑯琊王亞澄為威武軍節度副使封

長樂乃遣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于二公奈何重遇

等懼六年三月

九國志正月乙酉

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

于馬上而殺之諡曰景宗

五代史延義嗣僞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弒兄延政自

稱帝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為李景所滅九國志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

錄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

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于延曦立

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為左右

所殺王氏遂滅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浯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

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

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南郡新書王延政獨據建州稱

僞號一旦大設為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聞有五縣天子錢譜天德重寶僞殷王所鑄之錢漫

有殷字

泉志閩史曰王延政天德二年鑄天德通寶

大鐵錢一當百董道曰建州王氏錢面文天德重寶背

文穿上有殷字余按王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通寶重寶之異亦當此鑄二品耳明年連重遇

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啟

有閩及其子孫浯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

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

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

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

州許文纘守汀州九國志許文稹泉州同安人少事審知為給使累歷內職昶襲位遷文思

院使延羲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

文進畱從効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稹懼乃諭郡人歸欵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為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

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
稹率眾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
明年文稹率軍吏赴金陵復以為汀州刺史未幾改
勸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
薦文稹有武幹璟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為周師所破
擒文稹世宗釋不誅璟割地歸欵世宗放文稹歸璟以
其失律不復用歸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
同安坎墮而卒

畱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
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
刺史

冊府元龜王延政僭號以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

繼成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稹懼以汀州降于延

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

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淳熙三山志開運元年朱文進弒曦自稱閩王稱藩于晉

十二月閩王使人奉國璽歸于王延政丁酉林謀迎延

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五代史補江為建州

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

奔江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

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為

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

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

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

宿誰家聞者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

莫不傷之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

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
九國志黃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為鄉兵
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
送首于建安迎延政歸于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仁
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為福州在城鎮過

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材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
 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
 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於市
 帥以捍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
 軍大敗退而謂繼昌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也舍此無
 以立吾頃在安嘗攻伐今不見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
 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今不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
 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不仁也棄其妻
 子使為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旦夕歸地下何
 面目以見之因拊膺而哭繼昌曰大丈夫殺身徇名何
 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建軍既退左右以其言白
 仁達翌日擒斬欲自立懼眾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
 之并殺繼昌 王壺清話建州老僧卓嵩明戒檢清潔精持無怠徒眾
 甚盛其右目重瞳垂手過膝嵩明自厭之謂其徒曰此
 吾宿世冤業有此異相必為身累出家兒安用此為及
 江南收建州以上將祖全思查文徽率眾襲建師夜出
 隔水而戰陣陷文徽潛師以出繼之以輕銳腹背夾擊
 建人大敗踰城而遁保建安及歸無主內臣李義者以

崑明有重瞳之異可立為主遂推戴為建安主崑明笑
 謂眾曰檀越何誤也吾修真斷妄觀身如夢君雖推我
 奈無統御之術果為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
 義所殺義自稱雷後

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甕牖間評重瞳未必皆佳也史

記載舜日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成否槩可知矣五
 代時李後主煜一目有重瞳後竟歸朝以死其後建州
 一老僧卓儼明兩目皆重瞳內臣李義聞乃自立送款
 之強推戴既而為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

于李景景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五

故事偽朱文進者王氏時為客省使既弒其君延曦乃
 稱藩于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畱從劾殺文
 進所署刺史文進發兵攻之為泉州所敗連重遇乃殺
 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為淮兵所阻指
 揮使李孺贊乃推僧卓儼明為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
 住上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之自
 立孺贊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充福建節度知閩國事復求爵于朝廷不允遂歸江
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偽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
覲復不聽命遂為江南所攻告急于浙發兵救之圍解
乃覲于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為浙兵所戮其弟孺贊
亦誅而景兵攻破建州九國志楊思恭建州建陽人少
尉延政聞其名辟為節度巡官襲位遷戶部尚書時兵
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為僕射錄國事增山澤墾畝
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側日號楊剝皮唐兵至
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眾拒之列寨相屬斥堠甚明
唐人不致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
之望對曰江淮間多精兵將帥思恭遣使延政未可輕敵陞
一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兵將帥思恭遣使延政未可輕敵陞
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法也且欲觀其變為萬全之策
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凌百姓叛逆睡不交
睫食不知味且彼之眾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
將軍擁眾盈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
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
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
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而日見陛下乎望不

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
尤眾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又王忠順
泉州人隸本城為鄉軍與從劾同殺黃紹頗遷為軍校
江南兵逼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眾赴難延政屯西
門數戰不利延政論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効
首誅兇黨不利延政泉南踰越巖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
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
中眾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為王氏
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不些些有容我者乎眾感其言
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眾歸泉州
追兵不敢逼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眾歸泉州
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蕪殆盡石林燕語章
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
一斬之練氏為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遣二校摘使逃去
二校奔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時均已
卒矣二校聞練氏在亟遣人賫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
日且屠此城若不即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吾為
我謝將軍誠不若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
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

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
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為詩也為政儂家何似
謝宣城人是歲景保大四年也 淳熙三山志光啟二年
多誦之 僧云騎馬來騎馬去滅之明年歲次丙午
槃人就問之 五國故事忠懿嘗問山僧國祚修短僧曰
蓋六十年 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聞至開運丙午歲
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聞至開運丙午歲
而國亡其言驗矣 稽神錄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
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
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
石碑皆自轉側其年聞亡 五代史補王潮之來福建
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畱後潮攻拔之盡有
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弟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
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嗣無識
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為子延鈞嗣無識
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
政事國亂為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
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
時愛二阜茨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
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為讖

藏之於地唐光啟中爛柯山道士徐景元因於壇東北
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
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
乍間未免有消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為
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代代封閩
疆謂潮與審知也代蓋兩世之稱明鍾傳崇不過潮與
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於洪州時鍾傳為洪州節
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為已患陰欲誅之
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為鍾所重因入謁
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
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
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
福去矣於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厚待之嗣位也楊行
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嗣位也楊行密
上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
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為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
錢入腹審知得之荅曰羊者楊也腹者非福州
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令內外將吏無姓錢者
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

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
 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
 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書閩縣梁山一名金鰲峰五代徐知證知諤平閩屯兵
 處也二人常下江平閩民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圖
 像奉之一旦謂眾曰不忍汝違來歲當別及期相繼化
 去未幾神降于人言並奉帝列職斗宮以祐下土于是
 閩人立靈濟廟祀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
 仙顯靈博濟真入江王知諤曰九天玉闕宣化扶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祀禮既虔禱無不應
 留從
 劾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
 源軍以從劾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
 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淳熙三山志開運三年八月李宏義稱畱後權知閩
 國事更名宏達九月後主授宏達節度使知閩國事奉
 晉正朔漢十二年李宏達稱臣乞兵于吳越王錢佐乾
 祐元年七月宏達朝于吳越以弟通知福州畱後吳越
 賜名孺贊十二月孺贊謀叛鮑修讓斬之又梁開平

元年王審知築南北夾城謂之南月城北月城李仁達
 時唐兵攻之不下初王氏築城合陶者印甄悉為錢文
 及兵退仁達果歸錢氏青箱雜記王審知治城城有
 錢文惡之命刻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
 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
 而歸欵于金陵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于
 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
 也傳載畱福州王氏有國閩王土人語音詭異呼兩
 浙為東鹿亦不詳其字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
 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雖不可屬東鹿從鈞遇害
 子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字義始
 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自已之已紀獸鹿文字方定
 而畱從劾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劾晉江
 王周世宗時從劾遣牙將蔡仲興為商人間道至京師
 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劾
 仍臣于南唐冊府元龜五年閏七月景所署泉州節度
 使畱從劾遣部將蔡仲贊繇閒道奉絹表

起居從劾本閩中王氏之偏將王氏失國從劾據漳泉
二州附庸於金陵金陵偽署為清源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封晉江王已十餘年矣至是聞帝平定江淮欲歸附
于我故先遣使奉表來上帝優詔荅之六年五月從劾
遣別駕黃禹錫奉表來上帝優詔荅之六年五月從劶
韶帝于英嶺無所不通竊以閩嶺五州古來一鎮僻陋
雖居于遐陬梯航常奉於上京尋因王氏末年建城失
守于戈擾攘民庶蒼黃臣此際收聚餘兵保全兩郡北
連甌越南接番禺况屬貢路未通所以親鄰是附今則
伏遇皇帝陛下道侔諸聖運應千年布文德于中原紹
武王之丕業憶昨上遵天意聊議南征矧以金陵已歸
皇化莫不華夷賓服文軌混同然臣嘗覽史書畧知往
昔竊見孫權鼎分列國地有三吳及于季年臣於大晉
諸道各仍于舊貫陋方率貢于中朝惟彼前規無殊此
日臣生居海嶠實慕華風輒傾葵藿之心恭向炤臨之
德仍進獬豸通犀帶一條白龍腦香十斤五國故事
婁從劾泉州桃林人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
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王氏以其將黃紹頗
守泉州從劾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
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尅建州從劾首請江南之命累

五代史記卷之八 周世家

授從劾至檢校太尉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
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發疽死九國
志畱從劾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為衙兵征臨汀以功
遷允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羲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
為泉州刺史從劾與其裨校王忠順董思安謀同殺紹
頗迎立王繼勳為刺史從劾自署為平賊統軍俄而文
進率兵來攻從劾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劾遂劫繼勳
歸於從劾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劾遂劫繼勳送於金
陵李璟以從劾為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
劾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于海與福州世為讎敵南限
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皆獲徑鳥道近歲
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徵夏歛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
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
皆卷旗而去從劾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
劾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劾起自行陳知人疾
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清治
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為郡人妻從劾每給其衣食
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劾遣衙將
蔡仲興為商人以帛書置葦帶中由岳鄂送欵內附又
請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

五代史記卷之八 周世家

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張漢思陳
 洪進劫從効遷於東亭漢思自稱後子紹從効疽發背卒
 幾衙將陳洪進誣紹鎡謀附錢其後事具國史原注晉
 氏執送於唐推張漢思為雷後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
 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
 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
 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
 者乃用騎馬來騎去之識始為據遂以王潮光啟二
 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然其年有閩國則當自景福
 丙午而滅故為六十一也然其年有閩國則當自景福
 元午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
 其始年則牽于識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國故事雷從効建隆王戌歲發疽死眾立張漢思為
 帥以洪進副之初從効有泉南之地洪進為大將且與
 張漢思同列從効死漢思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
 洪進為節度副使漢思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
 俄而地震漢思惶恐洪進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入衙
 署取其符印而廢之洪進因請命于朝廷授平海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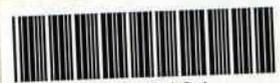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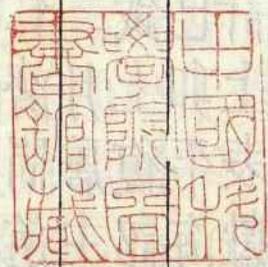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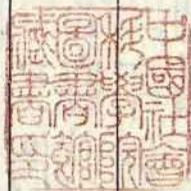
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觀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
 公終贈中書令諡忠順東都事畧陳洪進字濟川其
 先泗州人也曾祖為閩官遭亂因家泉州仙遊縣唐光
 啟中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為副潮卒審
 知據其位梁冊審知為閩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
 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
 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義立以其弟延重遇推客省使朱文
 而背命立國號商六年閩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
 進以奪其位復號閩時晉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
 為泉州刺史程贊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
 王氏為羣逆分據指揮使雷從効王忠順董思安謀復
 王氏於募敢死士五十人而從効與焉夜擒紹頗殺
 之立延政從子繼勳欲送紹頗首于建州奉延政為主
 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道逢賊語以泉福
 已定賊遂潰洪進至汀州延政大悅既而程贊立延政
 從子繼成許文稹又汀州延政而朱文進為連重遇所
 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
 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
 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効泉州刺史進清源軍節度使
 以洪進佐之進職統軍使建隆三年從効死洪進誣其

子紹鎡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雷後自為副
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一日洪進袖大鑲鑲其門叩頭
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漢思皇懼急與之即置
漢思別館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
太祖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及江南平
命于朝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拜洪進節度使及江南平
吳越錢俶來朝洪進亦遂入觀至南劍州聞太祖崩乃
歸鎮發哀太平興國三年來朝即以其地來歸太祖以
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封杞國公
進封岐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諡曰忠順續通鑑長
編宋建隆三年雷從劾既來稱藩聞唐主南遷疑將襲
已頗懼乃遣其子紹鎡重幣往謝又潛遣使假道吳越
入貢紹鎡亦遣使厚賜從劾未至而從劾疽發背死少
唐主雷之亦遣使厚賜從劾未至而從劾疽發背死少
子紹鎡掌雷務居無何吳越遣使聘泉州紹鎡夜召其
使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叛欲以其地入
吳越執紹鎡送于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為雷後已為
副使又乾德元年四月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
務事皆決于副使陳洪進漢思亦患其端乃大享將吏
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端乃大享將吏伏甲于內將殺

洪進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
謀者俱以告洪進洪進亟出眾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
慮洪進先發嘗嚴兵為備洪進不許癸卯洪進袖置大鑲從
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
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
處內閣洪進即自外鑲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耄荒
請洪進知雷務眾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迂不
知所為乃自門扇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
之曰漢思不能為政授我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
外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問道
奉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又閏十二月唐主
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旄鉞上復詔
諭之唐主乃聽命又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已卯平海
軍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
所管漳泉二州以陳洪進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樂善錄陳洪進初與張漢思為雷後左右將從効死洪
進推漢思為雷後而已為副使漢思老且悞洪進實專
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雷公多疑人前
後誅殺甚眾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為此山河主且人
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况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

遲則他日善終曠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
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為然凡帥泉十六年
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
廢漢思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思得以壽
終行雲聞而歎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
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為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
文顯皆為諸州刺史是為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70018464

